

# 谁在原地踏步？论东风机会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 著  
中国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 定



**联系&订阅：革社：** [RSF-kan@tutanota.com](mailto:RSF-kan@tutanota.com)  
**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 [sinomlm@tutanota.com](mailto:sinomlm@tutanota.com)

# 目录

序言.....	3
<b>第一章 我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什么工作?.....</b>	<b>4</b>
一.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现状和我们的主要任务.....	4
二.政治报工作的问题.....	6
三.需要怎样的融工队和怎样的融工成员.....	9
四.“主次分明、两者兼顾”和“只要平均”.....	12
五.所谓的“苏维埃超人”.....	13
六.总结.....	15
<b>第二章 是靠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b>	<b>17</b>
<b>第三章 虚假的联合还是实质的联合?.....</b>	<b>22</b>
<b>第四章 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b>	<b>26</b>
一.抽象的、反历史的“民主集中制”.....	26
二.混乱的“民主集中制”.....	28
三.总结.....	30
<b>第五章 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b>	<b>31</b>
一.无产阶级政党是什么?.....	31
二.建党的条件和如何建党.....	32
三.建党的工作计划、策略.....	33
四.政治报路线对建党问题的歪曲.....	34
<b>第六章 论东风机会主义.....</b>	<b>39</b>
一.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39
二.错误地理解我国革命运动和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	39
三.歪曲建党学说和先锋队理论.....	39
四.追求形式上的统一.....	40
五.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40
六.东风机会主义的历史意义.....	41
<b>第七章 附：东风对事实的扭曲.....</b>	<b>43</b>

## 序言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的确如此。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当整个社会矛盾越发地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社会阵营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最具破坏的修正主义也就越发的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学说的面貌出现。他们想要利用工人的力量满足自己的利益，或者说总是把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带到主要以工人阶级构成的革命事业中去。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社会各个阶级中各种受垄断资产阶级侵害的群体开始被迫的卷入革命运动中来，这些群体大多是被迫参与革命斗争，有的是具有了一定革命意识来参与革命斗争的，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从自己的狭隘阶级视野或各种特殊利益出发来理解这个注定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

由于我国现有条件，工人们大多还是在做着自发的、较小规模的经济斗争，而由于专制和工人运动不发展的条件，我国的革命活动还仅限于一些极其特殊、极其狭小的范围内，且没有和我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还在极其初级的阶段。这个初级的阶段中也蕴含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一部分是想要彻底发展到工人阶级中去的真正革命的力量，另一部分则代表着各种复杂的特殊利益（但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帜），只是由于工人运动的不发展和专制的缘故才使得他们临时的统一在一起。而随着阶级斗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这个初级性的统一不可避免的要因为阶级利益冲突而破裂，革命的新质要彻底地到工人阶级那去，旧质则要停留在原地甚至倒退。因为这些缘故，我们总能看到代表各种特殊利益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名义在四处活动，我们也能看到这一时期的革命分子正在作意义非凡的斗争，他们正要彻底地摆脱这些淤泥而到工人中去。于是我们在推动我国革命活动开始彻底转向以工人阶级利益为主的方向并要求我国革命分子和我国工人运动彻底地结合起来的前进过程中，就出现了各种机会主义的阻碍或歪曲的反面力量，他们总想在这个革命事业中加上他们的特殊利益或彻底改变运动的方向，他们拒绝把革命活动的领导权完整的交给工人阶级。

东风的新作品《怎么原地踏步？论我们今天组织间的问题》和《前进报》的新代表作《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正是其中的反面例子，他们是我国新机会主义的代表之一，里面种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绝不是巧合，他们恰恰代表的是我国幼年革命活动阶段中泛左群体、空谈家、知识分子、线上工作等等的某些特殊利益，总的来说就是反映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他们一方面阻碍彻底地转到服务工人革命事业、拒绝革命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另一边也还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和统一组织、克服自发性、反经济主义、全国政治报等口号要求保持和扩大他们的特殊利益进而继续深刻的歪曲着我国的革命活动发展。东风、《前进报》这些文章的全部精神就在要把他们的特殊利益强加到我国的革命运动中，阻碍和彻底歪曲我国革命活动向工人革命活动阶段的发展利益。

我国的幼年革命运动阶段要开始成为过去，它要向前就得和过去进行有力的斗争。革命力量势必必要奔涌到工人中去，它要求我国真正的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克服一切阻碍，并把工人工作当作核心。**我国革命运动要发展到工人革命运动阶段。**因此，我们应该喊出这样的口号：**工人革命万岁！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 第一章 我国革命的发展需要什么工作？

## 一. 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现状和我们的主要任务

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工业国，首要明确的就是我国革命发展主要依靠无产阶级，又特别是工人阶级。因此判断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现状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工人运动现状、革命运动现状以及两者的关系。而我国工人的基本现状，我们曾在《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等文章中具体指出过，并引用过专门的数据分析。

当然一年的数据不足够说明，我们再把眼光放长远几年来统计。从2015年1月1日到2023年5月12日，8年内共发生了12940起能统计到的工人运动，平均每天发生4起以上。

.....

在这八年所有工人运动的诉求中，欠薪讨薪类的运动就占10343起，占比79.93%。其他的原因诸如加班、社保公积金、迁厂关厂、经济补偿金、裁员、社保等等加起来也只占20.07%。无论怎么看，我国现在阶级斗争的性质都是经济斗争，还没有政治斗争的一点点地位。

-革社第三期刊物《我们今天离革命的距离和革命的组织工具》

只需要看看这些基于现实斗争的一般统计就能明白，至今我国工人运动还是纯粹的经济斗争。并且但从我国工人阶级斗争规模上来看，我们今天的工人运动程度只有0.17%，就算夸张一倍也只有0.34%，只有列宁1895年时期创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时期的俄国工人运动七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参考值为1.2%）。

那么我国革命运动现状及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关系的两个方面呢？我们也曾说明过。

列宁利用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首先是俄国比较充分发展的工人运动，“1895—1899这五年内参与罢工的工人数达到了22.1万，约占俄国这个时期工人总规模的6%，平均五年每年参与罢工的工人约占全体工人总数的1.2%。”而我们情况是这样的。

.....

列宁利用第二个条件就是即有的组织，首先是即有的工人组织。从工人运动的质量上来说，我国工人有组织的进行斗争的现象还是非常少的，要求建立自己的斗争组织、工会等形式的机关的要求还是非常罕见的，虽然早在类似2010年的本田罢工中，工人们就提出了要求重组工会的目标，但这种现象还是少得可怜的，甚至少数的这种尝试最后又失败了或组织瓦解了；并且我们可以在2022年的富士康工人运动事件中就可以看到，他们还没有形成类似的意识，更没有构成“南俄工人协会”、“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样的组织。所以就组织的罢工这一点上，我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自觉性还是不够高的，甚至还没有较普遍

的达到有组织的进行经济斗争的程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直接像列宁那样利用工人自己的斗争性组织来建立与革命分子相结合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组织的那种条件还是普遍没有的。

此外列宁还利用上了本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的条件，早在此前的普列汉诺夫就创办了“劳动解放社”，按我们的定义，这种组织大部分具有了革命组织的性质而不主要是左派组织，并且这些组织还普遍的是线下组织的形式。列宁利用这些本地的组织，把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集中了起来和工人组织结合了起来。很可惜，就这样的条件，我国目前也还是比较缺乏的，谁都知道目前很多墙外组织还大多沉迷于线上工作中，我国大部分左翼组织还是线上组织形式的。如果仅仅只是一个线上组织，那么它始终只能是某种程度的手工业小组。当然，我们自然不是说线上工作不重要，而是说线下的工作也是我们今天进行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线下工作的充足发展，那么构成真正的党的基础的群众工作就不可能实现。……

-革社第八期刊物《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因此简单来说，我国革命运动的现状是工人运动不发展和革命运动不发展，以及革命运动尚未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运动的不发展体现在斗争的纯粹经济性质、工人整体参与斗争的比例低、斗争组织的缺乏；革命运动的不发展主要体现在我国革命分子普遍地远离工人工作，或者说工人工作还不是我国革命分子们的主要工作；而未结合则体现在缺乏大量的工人阶级革命分子，缺乏把工人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结合起来的力量，也缺乏在这种基础上的政治活动。这些是我国革命运动的基本事实，之前已有一些左派分不清楚这个事实，现在东风也不承认。

比如他们在文章中这样胡诌道：

至于革社说“根本就还没有到在各地（至少是主要工业区）已经展开了一定组织工作的阶段”其实不属实，尽管彼此之间是很分散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展融工的短则两三年，长则十几年，不知道不代表他们不做。比如，之前佳士事件中有个不那么出名的同志，也是长期融工的人，后来过世了，但是没几个知道。他们其实一直奋战在融工第一线，但是孤立无援。这位同志因病离世前说：“我们以后也不会被人知道，我们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了。”革社因为自己脱离群众，因而想去扩大组织，不惜否定之前的左派同志的斗争的前赴后继。麻烦各位研究生们，哪怕在墙内网左间混一混都知道，已经有很多融工的同志早就进入工厂了！当然了，他们看不见自然就没有了，我替王阳明点个赞——“你未看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首先这里就混淆了两个地方，首先，把一定的工人组织工作和融工、进入工厂的活动混淆起来，仿佛左派只要进入了工厂就算完成了一定的工人组织工作，如果这样打工也算融工，这种融工自然也算组织工人。第二，把个别情况当成了普遍情况，左派进入工厂融工至今仍然是非常少数的现象，东风称墙内有很多融工者，如果是从比例来说的话，是绝对错误的，是不和实际相符合的，墙内现在一些左派组织如“燎原”，以前的有如“RC”、“中国人学习群”等等都不是进行融工的组织，在这些地方也看不到几个融工者，直到现在墙内也普遍是这样；但如果不从比例出发，只是说墙内有许多融工者，那么几十、几百、几千个也都能算很多，按照东风自己的观点都是有可能称得上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拿出切实数据，但如果不

从比例出发就判断墙内很多融工者，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从工人运动的现状来说，我们还丝毫看不出有我国工人运动中有足够的融工者和有意识的融工工作的体现。因此，东风的这些观点只能是错误的，从这些观点出发，那么我们的全部工作重点则依然还不能是融工工作。

既然东风认不清事实或者说故意选择了罔顾事实，那他们就不可能从我国革命的基本情况出发来制定路线。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尚未结合的基本现状恰恰主要需要一种手段来解决，那就是融工。因为要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它就绝不能是一般的融工，而是一种有较高的客观历史需要的艰巨任务。这种融工完全不是东风所理解的那种融工，它不是去工厂里打工、不是在工厂自发组织工作的融工、也不是做受线上绝对领导着组织工作的融工。这种融工要求从三个基本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因此这种融工需要完成这样三种具体的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质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要发展我国革命就非得完成这样的工作不可，所以这样的工作已经不再是什么次要的或什么组织的附属工作了，它要求现有的革命力量为它服务。而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就需要完成这样具体的工作：发展出和组织起大量工人革命分子，广泛地组织起一般工人，发展和组织工人斗争（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最终是革命）。

## 二. 政治报工作的问题

对我国革命的发展有错误判断另外一种代表便是政治报工作的特别推崇者或提倡者，现在的东风（以前还不是这样）、现在的《前进报》、列宁道路（以前提到过）、新十月（之前也谈到过）等组织，以前的米宁等人也尝试过。如果只是一般的谈需要作一些政治报的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旦有人开始以各种方式（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实际上的）否定和阻碍融工工作，或者否定融工工作的首要性而把政治报当作首要工作的时候，他就实际上地倒退到非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革社曾在八期刊物《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中提出过实质建党。我们的路线很明确，我们认为目前主要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和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础来完成实质建党。我们不是不要全国政治报，革社的刊物就是一种政治报，当然它还不是全国政治报，它的受众还不多、其他方面还有待改进，但我们认为这个工作目前是次要的，发展工人工作才是主要的。因此工人工作和政治报工作是目前发展我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工作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中工人工作是主要的方面。

因此，列宁道路的《融工很重要，但它不等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篇文章，从标题内容来理解是有道理的，不过只能把它理解为需要一种和过去不同的融工，政治报在这里起次要的辅助作用。本文虽然同时强调了两者，但没有分清主次，客观上起到了调和的作用，这就为彻底的知识分子式的机会主义路线打开了闸门。



因此，彻底知识分子式的机会主义路线便出现了，《前进报》的《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便是代表，他们说自己和列宁道路完全一致，但他们实际上还倒退了好几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单从标题和基本内容来看，政治报已经成为了他们要进行实质建党工作的主要方面，而以我国初级的革命活动现状来看，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才是这些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些活动也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扯不上关系的，因此现在谈实质建党是靠政治报，等于说实质建党是靠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

他们只记得列宁曾经办过政治报，但恰恰又忽视了列宁曾经创办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解放协会和种种工人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作用。他们自以为完整地看待的事物，把两个方面谈了一下，然后又立马再一次和实际事物割裂了开来，错误的判断主次。他们默认一切融工工作必然是经济主义的，离开他们的政治报就什么无法实现政治灌输等等，但他们又恰恰忘记了政治的灌输是需要具体的革命分子去实现的，政治报离开他们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此政治灌输首先是由融工者来保证而不是由政治报保证，政治报在这里是第二性的，错误地理解这个主次关系就必然导致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他们是这样阐述自己的计划的：

因此，不是“线上服从线下”、“一切先进分子都到工人中去”，而是全部工作“服从革命需要”，全部工作统一由地方核心小组领导安排。对于地方革命小组，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自然是尝试建立工人小组。但成熟的革命组织不是没头没脑地向困难冲锋就行，它还要会安排自己的预备队，即按旧有路径继续培养新生革命力量；它还要继续培养革命者，不能放松组织内部任一成员的学习活动，因为良好的理论修养是一切之基；它还要作为独立组织，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并据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判断，要关注其他小组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理论斗争。在上述这些方面，都需要有觉悟高、组织能力强、理论水平高的同志来领导乃至承担最困难的实际工作。甚至可以说，在初期工作小组不大的时候，最优秀最觉悟的同志，不应是大部分去融工，而应负责融工以外的工作。

就进行政治灌输、建立工人小组的任务来说，也应当是厂内外同志的分工协作，单讲“融工”是不足够的。知识分子融入工人或者进厂，只不过是提供了接触工人的上好机会。而政治教育不同于平日的随意聊天，是需要工人腾出大块完整时间以接受大量新知识，并频繁思考的活动。这种活动完全可以不用进厂的同志参加，并且应该不让进厂同志过多操心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内容上考虑结合时事热点准备材料，事务上如寻找场地等。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进厂同志只负责将人领到“工人夜校”处即可。

我们说这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路线，是实际上抛弃无产阶级的路线。既然“线上不能服从线下”，不能号召“一切先进分子到工人中去”，那就一定要由其他非工人的来构成的组织和不能明确主要服务工人革命利益的地方小组来把控工人事业，这就实际等于是在说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一定要照顾这些其他非工人的利益，我国革命运动不能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这是赤裸裸的叛变！至于理论学习、厂内厂外的分工合作等等都是次要的技术性问题，用次要的技术性问题来模糊本质问题也是本文的特征。

拒绝我国革命要彻底地往工人阶级发展，拒绝工人革命力量的领导，而是错误地把全国政治报当作工作重点，丝毫不重视通过正确的融工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广泛结合起来的工作。这完全是知识分子的立场。那么这条路线究竟要建立出一个什么样的党呢？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式的党或知识分子领导的党，也就说要么是翻版的中毛共式的党、中革共式党，这是名义建

党，要么实质建立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或其他什么阶级利益的党。而我们提出实质建党是工人主要构成阶级并以工人阶级的精神和阶级利益领导着的党。

前进报本文的问题还有很多，这篇文章中把一大堆他们自己硬造的靶子塞给我们。我们从来也不反对政治报和工人工作同时做，但我们一直要求分清主次；并且我们讲的融工从来是有具体内容的（为此我们曾专门写文和大群、新十月争论过很多次），但他们在本文中通过批判片面融工来批判我们，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那么我们路线应该是怎样的呢？就是倡导我国一切优秀的和有条件的革命分子去工厂融工，发展工人工作，逐步地建立起由工人革命分子主要构成的工人革命组织和包括广泛工人的群众组织（或者说工会组织）。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国工人运动就能继续发展，并且也会开始转为政治斗争，如果忽视工人工作的首要性和逃避现有的斗争（哪怕是经济斗争）那么就一定改变不了现状。只有利用、发展现有的一切工人斗争和组织工人，我们才能使工人阶级逐步地组织起来，并革命化，才能在发展起我国革命的同时成为我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这样重要使命面前，《前进报》只是企图把我们往后拉：

“融工”只是片面地强调了知识分子要进工厂与工人接触，但这只是一种创造工作基础的条件，不代表能必然导向好的工作结果（与工人接触不代表能做好政治灌输），即建立工人小组。后者需要的是在革命地方小组统筹下，切实地、自觉地、有计划地从事工作。这也是过去革命历史传承下来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前身的地方小组的工作方式，口号应当是“建立巩固的地方小组”，应当向整个左翼介绍地方小组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

创造新的口号，如“融工”或者“线上服务线下”的工作原则，是不必要的。对于大多数理论修养不足、对过去经验了解不够，但又愿意付诸实践的革命左翼来说，这会扰乱视线，让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去“与工人结合”，忽视了建设稳固的组织，其结果可能是，理论水平不足，计划做得不好，使得政治灌输效果较差，而后迟滞的工作进度又加剧了组织的涣散。

既然不能有工人革命事业的决心，也没有进行工人革命事业的打算，那么他们自然完成不了工人革命的事业，他们因此就否定工人革命事业的路线，用各种次要问题和特别理由来抹杀这个问题核心，实际上的阻碍我国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

因此争议已经变成了这样：围绕着实质建党核心争议的两个方面，即融工为主路线和政治报为主路线开始发展为了不能妥协的路线斗争，是完全不同的阶级立场的相互斗争，是要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方面的利益还是无产阶级方面的利益。是主要靠政治报的实质建党和统一，还是靠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为基础的实质建党和统一；主要靠政治报式统一那就是东风式的统一、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式的统一，而靠工人革命事业和工人阶级领导为基础的统一。

我们应该用他们的原话回敬他们自己：



由此看来，我们不是读列宁读得多了，而是读得少了，并且读得很粗疏、不求甚解，以至于不是领会了革命的精神，而是领会了革命的教条。我们发表本文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各地的左翼小组能够结合实际而非教条地、实质上而非形式上地领悟到列宁主义政治报建党路线精神，把革命导师的丰富经验运用到革命工作中去，把革命工作推回到对革命事业最有利的道路上来。

《前进报》的文章让我们清楚地认识了他们的阶级立场，虽然他们还是不自觉地，但现在却实际地阻碍着工人成为下一个阶段我国革命运动主要的和领导的力量，我们决不可能去追求这种统一，这是机会主义的统一。就算他们想办报，我们也要号召一切我国真正的革命派不要和他们去办。我国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走到以工人革命事业和工人领导为基础的革命路线上，目前需要用正确的融工工作来主要推动我国无产阶级的实质建党事业。

### 三. 需要怎样的融工队和怎样的融工成员

总的来说，因为我们面对着“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尚未结合”的基本现状，我们就需要承担这样三种重大的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质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我们融工队和融工者就需要完成这样重要的工作：发展出和组织起大量工人革命分子，广泛地组织起一般工人，发展和组织工人斗争。

这是一个颇具挑战的历史使命，它一定需要合格的分子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使命，所以这支融工队必须要明确它的组成分子的标准素养。这支队伍需要主要由合格的革命分子来构成，否则它就大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使命，而主要由非革命分子构成的融工队一定是难以克服自发性的队伍，一定是难以完成超出他们素养要求任务（这一般是各种艰苦的革命工作和斗争任务）的队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必须要建立这种由革命分子主要构成的融工队。这种革命分子虽然未达到职业革命家的高度（目前也不可能达到），但他明显要和一般的进步群众或动摇分子、半合格的革命分子区分开来，根据完成这样的使命所需要做的工作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参与融工队工作的革命分子至少满足这样的标准：

- 1.政治上合格的，经受住考验的，是马列毛主义者。
- 2.工作上积极的，是参加过各组织的一定工作并合格的。
- 3.素养上足够的，有一定马列毛理论基础和革命工作经验的。
- 4.是能扎根工厂做长期工作的，不能是因为客观条件只能间歇性扎根的学生等、也不能是因为各种原因害怕扎根和不能扎根的人。
- 5.是不怕困难的，不害怕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完全能接受遭遇我国大多数工人一样的996生活条件并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做足够的工人工作的，也有觉悟能接受重大考验的。

- 6.有组织的、有纪律的，能接受统一的路线和思想的，并能按照组织的集体合理要求进行融工工作的。
- 7.勇敢的，敢于参与、领导和发起工厂里的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斗争的，敢于组织一切斗争的，能积极去尝试做任何困难和需要勇气的工作的。
- 8.安全上合格的，没有重大安全隐患并且有基本的安全素养的。

对于这个标准的考虑完全是从任务实际需求出发的。而东风还在统一战线联盟的时候，他们的代表一开始认可了这个标准，但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标准，以及在其他各种细节问题上实际反对推行这个标准：

东风代表：

我认为一开始组织融工的时候不应该就上这么苛刻的条件，我们人员还需要在实际的组织生活中不断成长和锻炼自己。至于去到最为残酷的黑厂工作和鼓动，这应该放在后面我们有了成熟的力量再进行。我们不应该对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忍耐有无限的期许，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就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我们的人员实际上很难以取得什么重要的进展。

我们应该精心挑选一些工厂，这些工厂并不是过于的压榨，以至于我们可以保障人员可以拿到4、5千元以上的工资，并且工作时间在12小时内。同时，工作环境又不至于过于恶劣，以至于我们的人员还要面临着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危险。最后，这些工厂提供的食宿条件也要基本达标，例如没有臭虫和基本均衡的饮食供应，因为恶劣的生活环境毫无疑问和超长的工作时间一样是在极大地损害着我们同志的健康。我们不应该将去到最残酷的劳动条件的工厂作为我们必须去的地方，而应该作为我们暂时能够忍受的条件。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是去组织起来群众，是要发动斗争，是要进行宣传 and 鼓动的。我们的确应该是革命的殉道者，但我们不应是一群为了检验自己忍耐力的殉道者。

除此之外，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掌握，对于躲避警察的工作，对于融入群众的方法，对于组织纪律的遵守，完全可以是我们融工队人员的标准，没有这些我们的小组可能连两个月都无法坚持。

一边承认，另一边否定，用一大堆别的理由来拒绝，这是机会主义的做法。**因此在实际上，东风是不认可这个标准的，或者说表面认可但实际上并不会拿此作为主要标准来执行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一开始就提出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东风从来没有真正地认可和执行过。并且我们也多次指出过这个工作制度所涉及的人员素养问题，为此争论了很久：

革社代表：

一般来说我们去能代表我国工人标准劳动水平的地方就行。但能不能有牺牲性，能不能有忍耐的觉悟和要不要进行忍耐是两回事。我们做工作一定有各种艰苦和苦难的，我们自然不要求成员去做最差的选择，但不能有牺牲一切和忍耐下去的觉悟就是不行。我们联合融工队一定要是最严格的融工队，至于没有这种觉悟的人，给他们额外的编排就行了，就像我们曾经说的，预备融工队、融工二队等等。要完整最苦难的任务，一定要有最优秀的同志，这个是不能讲价的。要完成这样重大任务的融工队如果混进去一粒沙子，那他的力量就要减少十倍。996还是八小时不是我们首先要为成员考虑的，最优秀的同志也不应该在乎996还是八小时，因为我国普遍的劳动条件就是996，如果连996都忍受不了，那你还是不要加入这支队伍好了，因为他连我国目前正常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都不能忍受，我们凭什么相信他们能在工厂里完成困难的任务呢？

.....

如果一个人能被十二小时工作给吓退，那他肯定就不是准备长期扎根融工的人。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愿意去长期扎根融工的——先不管他未来会不会退缩和动摇——，那么他就不会在意工作八小时还是十二个小时，他只会考虑哪一个对我们的事业更有利。既要长期扎根融工，又被十二小的工作吓退，这是矛盾的，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如果仅就这个问题来争论，就是在争论不存在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要求完成这样重大事业的融工者具备不在乎是八小时还是十二小时的劳动条件的基本革命素养，至于具体怎么选择完全根据情况考虑，十二小时或是八小时都行。

他们现在又在《怎么原地踏步？论我们今天组织间的问题》一文中给出许多新的牛头不对马嘴的理由：

更多地包含了对于体质较差、或者其他条件不够的同志的包容，用组织的力量来保住下限。

.....

当我们将一切门槛设置的高高的，请问革社所说的融入群众怎么融入？这就不是融入，而是挑选出‘合格’的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南方局》里的经验也明确指出“应当珍惜群众的感情”。感情从来不仅仅是意识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世界的问题。不能从实际的事物想办法，这是唯物主义者的做法吗？

就问题本身来说，如果人员达不到标准，组织力量再完善也无用。一般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革命分子就完成不了革命的工作，就算他们依靠非革命分子的力量来增加再多的组织制度加成也无用。至于第二个提法就是很莫名其妙了，这种工作主要是革命分子的工作，我们谈的是这种革命分子的标准，而不是这种革命分子进行其他组织工作时要考虑的标准。其实详细来说，我们要在工人中发展两种组织：工人革命分子的组织、广泛一般工人的组织，那么只有组建工人革命组织时才要求我们把少数工人发展为和我们同样标准的同志，而后一种组织则完全不需要这么高的标准，它要求包含尽可能广泛的一般工人。

东风在这篇文章中的质疑还有一些，但他们始终是试图把问题的核心带到其他地方去，总是幻想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目的始终就是要把去完成这种融工事业的人员标准降低，但降低标准是一定无法完成推动工人革命事业的使命的。因此争论实质还是在于：**是相信彻底的革命分子能完成我们最重大、最困难的工作；还是相信一般的、不成熟、不稳定、有动摇性的分子能完成这项工作。是要靠宁缺毋滥的、高质量的融工队，还是靠泛左大队？**

东风的代表似乎始终不能理解这一点，或者说有什么东西阻止着他去理解。他们始终爱和我们玩“阅读理解”的把戏，认为我们不能理解他们对其他次要方面的种种担心，但他们那种“阅读理解”恰恰是要把主要方面给抹杀掉，要么是不能明确承认、要么是在实践方面完全

地阻碍。因此他们“阅读理解”恰恰是只能理解次要的，不能理解主要的，只能理解非工人革命事业利益的，不能理解彻底的革命利益的。

现在看来，我们认为是东风代表始终没有彻底转到工人革命事业中来，因此他总是用特别的理由和“阅读理解”来否定这种高质量的并要彻底为工人革命事业服务的融工队，对此，我们在后面的争论中还能更明显地观察到。

但结果是肯定的，只有这样彻底转到工人革命事业中来，并且能够有觉悟为此付出、牺牲的人和他们的组织才能够改变目前融工工作不足的现状，也只有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才能够推动我国革命的发展和实质创造我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

#### 四. “主次分明、两者兼顾”和“只要平均”

就如我们上面所提的一样，这样重大的融工事业只能由这样彻底的革命分子来完成，因此我们融工工作的重心就应依靠这种融工队。但我们并不是完全地否定和不支持暂时达不到标准的分子参与融工事业，所以我们也认为需要兼顾起来，但要在人员构成上区分开来，这种融工队只能是次要的融工队。因此就产生了重点小队和平均小队的提法。

我们曾和东风代表这样争论过：

革社代表：

我的提法是两种方法平行，既要重点小队也要一般或者说比较平均的小队。现在你是认为只要一种方法，那就平均分。我们革社的同志已经解释过无数次，平均分的小队才是更不靠谱也根本无法达到我们目的的方法。这种分法是完全不照顾我国线下革命事业的需求和组织工作的现实需求的，这只是单纯用来照顾线上小组的指挥要求和所谓的那种抽象的安全的要求。事实上，十个聪明人在一起绝对比十个普通人在一起更安全得多。并且，重点小队的成员完全可以做到是由有一定革命工作实践和值得信任的同志构成的。我们的妥协就是把重点小队当作主要的，平均的当作次要的，可以一起搞把所有需求都兼顾起来。现在你不认可，只要一种方案就是只要平均小队。

东风代表：

我这样提法，完全是因为我认同了你提出的如果有落后分子就会导致组织遭至破坏的可能，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开始就将不同的融工小组彼此隔离开来，这也是的确符合地下工作原则的。而至于这个隔离开的小组，是按照我说的平均分，还是你说的高低梯队分，就是我们一直一来的分歧。我们实际上在之前还没有达成共识，XXX也的确没有对我提出的想法进行让步（毕竟从一开始就是融工123队的说法）

我支持平均分看法，完全是由于我并不认为在没有经过实践的考验我们就能够信任一个同志为革命分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融工的过程来令得我们同志的水平逐渐提高，因此我们设置123队如果仅仅是为了：更快地展开工作；同时避免一个最先进的组织遭到破坏。那么我提出的方法则是：普遍地令得所有组织都在以一个差不多的速度进步；避免一个组织遭到破坏而波及到其他组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上一个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人员标准的问题），这一个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东风代表往往更考虑问题的次要方面，认为问题的实质是在怎么更快地展开工作和安全上，但恰恰没有考虑或者根本不重视这种由我国工人革命事业所决定的重点小队的必要性。由于不能理解我国革命的基本情况，也就不认可这种重点融工队的必要性。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重点小队也意味着要求把事业更彻底地转到工人阶级中去，由于它的人员性质和历史使命，它必然要使工人工作成为整个组织工作的核心，必然要导致工人阶级领导。这个路线自然是一些立场没有彻底转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的人难以接受的，他们有的因为视野的不足有的因为还不能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哪怕是“主次分明、两者兼顾”的做法他们都无法接受。因此，“只要平均”必然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中知识分子式的、泛左翼组织式的组织的融工人员标准。“只要平均”的核心问题在于：在目前的条件下，由于非革命分子标准的成员不能独立地完成工人工作，融工队就难以发展出大量的革命工人和组织起一般工人，它也就不能独立地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它也就越发依靠上级的指挥和领导，但基于这种基础的上级领导也只能是纯粹的小资产阶级或机会主义的领导。

因此我们认为，“只要平均”是代表知识分子、线上利益和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样路线只是在重复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式的融工。而“主次分明、两者兼顾”才是我们应该实现的路线，而这条路线的核心在于：重点融工队必须是我们整个融工工作的重点，我国革命的发展主要依靠这支队伍的力量，我们应该为它的工作服务，它必然能发展起我国工人革命的事业，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兼顾起半合格的革命分子、进步群众等可以参与融工工作的人的融工工作，在可行的条件下时，我们也必须要设立另外一种融工队。这种融工队主要由非革命分子构成，它必然难以完成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和最需要的工作，但我们要逐步地发展和锻炼起他们，并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帮助我们的主要工作。这种融工队应该由一名合格的革命分子或半合格的革命分子来带领，否则难以保障队伍的基本性质以及达成锻炼和发展工作的目的。

## 五. 所谓的“苏维埃超人”

一边赞成、一边又实际反对，这是东风代表极其矛盾的表现，在他们用来攻击我们的“苏维埃超人”提法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关于融工队的标准，东风是非常赞同革社所提出的这几条标准的，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同志肯定是有的，也只有这样强的同志能胜任在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下进行革命工作。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去融工的同志，并不是苏维埃超人，或者说还达不到苏维埃“超人”的境界。超人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可以不用担心一切凡人的生理因素，但我们的同志不行。工厂的环境无需多言，对人员体力上的补充是最低限度的，食堂的饭菜少油少肉，又难以下咽，而劳动时间与强度又是极高的，此消彼长之下，结局可想而知。这样恶劣的环境，正是马克思说过的，靠牺牲工人的生命健康来减少劳动条件方面的开支，以节省不变资本。而当我们的同志进厂以后，他们就成为了工人，就要忍受着损害自己身体健康的条件和工



人阶级一样做工，并且还要再拿出一部分时间与精力去做革命工作，这就对于本就被资本家压榨过后所余不多的精力来说是雪上加霜。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当下的革命工作，也是我们要去改变、去斗争的目的。所以革社要求的“苏维埃超人”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革社的“苏维埃超人”是用来解决一切问题的，完全不需要考虑组织的作用，完全不需要考虑人员的身心健康的。工作时间不够怎么办？“苏维埃超人”解决，他们可以少睡甚至不睡；饭菜不够导致饥饿怎么办？“苏维埃超人”解决，他们能够忍受饥饿，可以不吃；拧螺丝太累没精力怎么办？“苏维埃超人”解决，因为他们有无限精力；组织经费怎么办？“苏维埃超人”解决……同志们，我们要知道，实际上，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正是在损害我们一线融工同志的身体健康，让我们仅有的精锐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这何尝不是破坏革命武器的行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武器去干革命，但我们也要爱护好我们的武器啊。并且，我们的同志们能忍受这样的条件并且做革命工作，那我们宣传的对象，也就是工人阶级，他们能吗？他们有这种觉悟吗？一天疲惫的工作后，还有精力去听你讲这讲那吗？还有精力与时间去学习看书吗？我们都知道，工厂工人下班后，往往稍作休息，洗漱一下后就要准备睡觉了，顶多是再玩一下手机，因为明早要早起上班。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损害呢？让一线同志能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做政治鼓动，让工友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与我们进行交流。答案是有的，列宁在《怎么办》里已经指出，要设法使我们的同志用组织经费来活动，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去做革命工作，而不是给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所以东风提出来组织的重要性，利用组织来保障融工同志的一个基本生活，同时辅助他们开展革命工作，例如打印传单、线上消息传递（用联络员模式来保障安全），经费的补贴等。这在当前的马列毛统一战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东风小组自己就能搭建一个简易的地方性组织，而且走在我们前面的东北小组就是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成果斐然。

首先我们认为达到那八条标准并不算什么“超人”，除了革命素养的要求以外，他和一般劳动者差不多。但东风认为，现在需要忍受一般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并且有可能付出更多就是种“苏维埃超人”，由于存在着混乱和自相矛盾，在许多争论的地方他们甚至把必要忍受12小时工作制的能力当作了“超人”（这也就是说我国大多数劳动者都是超人）。他们一边承认目前迫于条件需要这种超人，另一边又否定这种超人，否定的同时立即开始谈其他方面的作用，如组织保障和厂外工作的作用等等，仿佛因为这些作用就可以不要这种人了，这种人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需要。并且我们从来没有否定那些其他次要方面的作用，我们也从来没有说不应该去做组织保障和厂外工作那些方面，我们从来都是说必须分清主次。当我们讲到先把主要方面做好来时，他们立即就会叫喊起来“其他方面也需要做”等等。显然爱做“阅读理解”的东风代表始终不能或不敢“理解”这么明显的问题，甚至使用上了虚空打靶等手段来对付我们，造出了种种实际不存在的靶子来对付我们。

东风代表对“苏维埃超人”提法包含着这样的默认前提，他们一定是一直996、吃得最差甚至忍受饥饿、没有精力等等。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说过非得让融工队去这样的环境一直待着，我们强调的始终是这种人要有忍受这种情况的能力，至于需不需要忍受和忍受多少完全取决于现实斗争需要。我们需要完成最重要任务的革命分子不怕12小时工作制和更重大的牺牲，这不是说必须要让每一个同志一直做最大的牺牲，我们自然要合适使用我们的力量。但如果有人说不牺牲可以做更长远的工作，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避免牺牲，所以我们可以不具备牺牲精神，那么他实际上就在反对一切需要个人作牺牲的可能。只有真正沦落到自发性和尾巴主义去的人才会这样认为，才会把这样一批同志说成是超人，这无非是在用最可怕的条件来吓退任何想要成为这种优秀革命分子的人，但这实际上又反过来地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他恰恰有可能吓退了一些还不合适参与这样事业的人。

并且这段话在其他提法上也存在着矛盾。如果把革命分子都比作革命武器，我们平时自然是要爱护的，但必要的时候是必须要发挥武器的作用的，哪怕是需要做牺牲。否认这一点那他就不是什么革命武器，而是实际上只接受舒服着完成革命的机会主义者。因此关于“苏维埃超人”的提法和争论，本质还是“需要怎样的融工队和怎样的融工成员”的问题。东风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路线使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进一步推动革命需要革命者具有更多的素养和可能的牺牲这一说法，实际上也阻碍着工人阶级和革命精神相结合的过程。

## 六. 总结

东风和《前进报》最突出的问题始终是不能彻底地转向到工人中去的事业中，始终试图保持着一些非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立场。因此他们还不能理解我国革命要往何处去，或者说不理解我国革命要怎样到工人中去。他们的问题其实正反映着笼罩了我国过去至今一整个时期的革命运动的那种特有的混乱和初级性，那种只是在工人运动不发展和专制条件下才允许我国左翼分子做一些初级和不明确的活动的这种特有的混乱和初级性。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恰恰使我们更好地离开这种混乱和初级性，所幸我们已经抛开了他们并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更进一步了。

因此，这里对本章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1. 我国革命运动的现状是：“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尚未结合起来。”
2. 我们就需要承担这样三种重大的历史使命：“提高我国工人运动的数量和质量、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3. 融工工作是推动我国革命发展的主要工作。工人工作和政治报工作是目前发展我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工作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中工人工作是主要的方面，政治报是次要方面，政治报完全为工人工作服务。
4. 我们融工队和融工者就需要完成这样重要的工作：发展出和组织起大量工人革命分子，广泛地组织起一般工人，发展和组织工人斗争。
5. 完成这样的使命的融工队必须是由合格的革命分子构成，关于这种革命分子的标准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1. 政治上合格的，经受住考验的，是马列毛主义者。
  2. 工作上积极的，是参加过各组织的一定工作并合格的。
  3. 素养上足够的，有一定马列毛理论基础和革命工作经验的。
  4. 是能扎根工厂做长期工作的，不能是因为客观条件只能间歇性扎根的学生等、也不能是因为各种理由害怕扎根和不能扎根的人。
  5. 是不怕困难的，不害怕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完全能接受遭遇我国大多数工人一样的 996 生活条件并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做足够的工人工作的，也有觉悟能接受重大考验的。
  6. 有组织的、有纪律的，能接受统一的路线和思想的，并能按照组织的集体合理要求进行融工工作的。

7. 勇敢的，敢于参与、领导和发起工厂里的和其他一切可能的斗争的，敢于组织一切斗争的，能积极去尝试做任何困难和需要勇气的工作的。
  8. 安全上合格的，没有重大安全隐患并且有基本的安全素养的。
6. 整个革命融工事业的融工力量应该是“主次分明、两者兼顾”的，主要由重点融工队也就使革命分子主要构成的队伍完成；但在有条件的时候也兼顾起非革命分子的融工工作，让一个合格的革命分子或半革命分子去带领他们。

## 第二章 是靠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前进报》、东风、新十月等组织的问题固然有很多，但他们问题其实都反应了一个特点，就是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因为这个立场，他们开始错误地理解革命家和整个革命事业。

比如，《前进报》认为我国革命不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缺乏主要因为政治报工作做得不够好，他们在《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中提出了许多改进制作政治报的地方。诚然，政治报的作用是重要的，之前的政治报也的确有办得不足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如果只是强调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认可的。比如，我们统一战线就有一些组织一直坚持在做政治报，并试图把它做好。而政治报本身的作用是要和现实的工人组织工作结合起来的，相信他们也认可这一点。而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分清主次，正确地判断主次？

不承认工人工作是主要的，或者认为政治报是主要的，这种立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他们虽然口头上多少承认了工人工作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又把他们割裂开了，就拿我国基本现状来说，每天4起以上、每个月百起以上的工人运动，其中左派融工者参与、组织和发起的占比多少？答案是我们基本看不到。东风也是这个问题，他们虽然一方面承认了工人工作，另一方面又把政治报工作抓得更重，因为他们的代表甚至用全国政治报工作的理由来否定我们要推进的联合融工队工作，否定进步革命分子要到工人中去的事业。他们拿出理由说，现在的融工工作也很多了，如果真像他们说的这样多的话，我国工人运动就不可能是呈现出这种状态，而融工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工人运动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工人运动的目前状态恰恰证明了具有革命性质的融工工作，或者说革命化的融工的必要性以及缺乏。

“反对先经济斗争再政治灌输”这是《前进报》在《用政治报实质建党代替不自觉的建党路线》一文中第一段的标题。单从标题和基本内容来看，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十足的书呆子，不是一般地机械和教条。既然现在的工人运动只有经济斗争，我们不进行经济斗争等于说不进行工人斗争，这就和新十月以前的提法一样（他们现在已经不那么说了，也许是改正了）。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讲政治灌输和鼓动，其实就是不参与、不组织和不改正工人斗争。为什么非要把现在普遍的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割裂开来呢？为什么不能一边参与现在的经济斗争一边政治灌输呢？为什么不能利用起现在一切的工人斗争并努力把它改造成政治斗争呢？为什么要把革命者的实践和现实条件割裂开来呢？

因为把现实条件和理论应用割裂开来，把实践和理论割裂开来，所以就不得不用教条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用主观错误的设想来填补割裂。他们对政治报的错误理解也自然地发展到了对工人运动的错误理解上。

“经济斗争绝非培养工人革命家必需的前置环节”，《前进报》、《新十月》也曾反复过咀嚼类似这样的一句话（有的是参与经济斗争并非进行政治斗争的前置环节）。自然，我们有时候不用经济斗争的环节也可以培养工人革命家，但在今天的条件下，就必然需要大量的经济斗争来培养工人革命家，否则就等于是在说现有的工人运动不能培养工人革命家，工人革

命家不能主要来自工人（或者说他们也是工人革命家）。那么可以避免经济斗争的环节直接进行政治斗争吗？现在来看情况也不会好些，因为我国大部分工人还没有政治意识，如用我们在第一章用上数据所指出的我国工人运动基本情况来看，所有的工人斗争都还是经济斗争，因此就目前来说，革命分子要参与、组织和改变工人的经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环节。如果认为避免做这个环节的工人工作，或者不用把它当主要工作就可以让工人阶级直接变成政治斗争和革命轨道上来，那他一定是在空想，他还在用俄国某一个时期中的特殊情况套用到今天的中国来。

新十月在《融工故事：合法工作浇灭融工热情，右倾路线劝退青年左翼》这篇文章中也有这样一段话，“这种政治环境下，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左翼同志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理论出发，做广泛的政治揭露，启发工人的政治意识，同时也要开展经济斗争，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才能最广泛地组织起工人的力量。我们要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同时开展起来，通过政治斗争给经济斗争进一步创造条件，组织起工人的阶级斗争。”

当然，新十月这篇文章已经比过去进步许多了，左倾其实还有一些，但没之前严重了，而其他方面的细节上也展示了他们的不足。就这段话的问题来说，“政治鼓动比经济鼓动具有了相对有利的条件”这一条还比较笼统和武断，这个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来判断。在一切时候，革命分子都应该把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具体该怎么结合取决于具体情况，总得来说是要让群众得到足够的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的同时，也能够通过掌握好平衡尺度而较好地保护革命力量和保证我们整个运动的持续性、继承性。并且就目前的情况来讲，我国基本没有多少政治斗争，故而应该是主要通过利用现存的一切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创造条件，要利用一切形式的斗争组织起工人阶级、发展出工人革命分子、使工人阶级和革命力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他们之所有会犯这样的错误其实是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立场联系着的，因为否定现有的工人斗争、否定现有的工人斗争可以被革命者充分地利用和改正、否定工人阶级，所以不得不强调政治报工作、强调线上工作的特殊作用（所以实际上反对线下的首要作用）。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东风在《我们缺的是职业革命家》中清楚的表明了他们的观点，并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出了这种知识分子立场：

我们要在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培养职业革命家，而不是让有才干的人倒退到“中等人”和“群众”中去。既然要培养职业革命家，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去满足他们小资产阶级式的苦行僧殉道情怀，而是要去学会如何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学会组织起来斗争，学会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事业具体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用组织的力量保障着至少一部分的人员可以减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疲劳，免受超长时间工作的折磨，以至于有时间能够进行宣传材料的撰写，革命理论的编辑，组织人员的工作等。

看到了吗？在缺乏革命无产阶级工作（特别是工人组织工作）的今天，他们认为有才干的人去厂里是倒退到“中等人”和“群众”中去。他们想要通过直接领导工人斗争来培养职业



革命家呢！但是现实条件完全不允许他们这样设想，哪有什么工人斗争可以不通过去厂里直接给他们领导的。并且这样做也是完全培养不出来职业革命家的，是绝对的反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十足的叛变！这就出了和新十月曾经一样的问题，但要比新十月过去犯的还严重的得多。

我们也可以以前指出新十月类似问题（新十月是曾经是想通过厂外发展出职业革命家，但本质相似）的说法同样用到这。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弄明白了，新十月没有分清革命家组织和革命的组织的区别。所以经常想做厂外的职业革命家想形成厂外革命家组织，但我们又发现职业革命家组织如果没有厂内的革命组织（先进工人的组织）和广泛的工人组织为基础则难以普遍的实现。所以今天想要去在厂外实现革命家组织还是做不到的，而革命组织在厂内就可以实现了。至于厂外的革命组织，目前只能起到辅助厂内革命组织的作用而不能代替其不可或缺的独立地位，因为广泛的工人组织目前主要需要依靠扎根厂内的组织工作才能实现。我们很难想象在今天的条件下，厂外的分子怎么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厂内的工人普遍的组织起来，并且在没有组织起广泛的工人的前提下一大堆厂外的“职业革命家”要靠什么来养活？而今天“到工人中去”的同志们已经靠自己的工作，一边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一边通过集中进步工人的核心组织和广泛组织工人进行斗争的两种工作达到了不错的效果。

并且如果我们放弃扎根工厂的路线就等于是要继续保持我们继续和工人阶级相互隔离的状态，我们无法广泛地组织起工人，也无法在厂内实现巩固的革命组织。这就等于是让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自由发展，这就等于是经济主义，也就是说不要这种正确的扎根工厂的路线的新十月的先生们就是最大的经济主义者。他们放弃扎实的厂内组织工作，不依靠扎根在工人阶级之内的利益，妄图依靠厂外的密谋方法来推动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和实现自己的厂外革命家的身份。我们要指出，未来领导整个工人阶级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只能是现在去扎根工厂的革命分子和通过我们的扎根工作在工厂中发展出的进步工人们来主要构成，实现未来我国整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人组织基础和培养出职业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团结恰恰需要我们今天通过扎根厂内的革命组织工作来达到。而新十月的先生们则是想反过来，反对扎根工厂的现实组织工作、要和最现实的群众工作隔离开来，还想在现在的条件下就成为职业革命家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这只能是幻想。

—革命社会主义阵地第九期月刊《新十月的先生们究竟想做什么？》

我们还要补充的是，职业革命家必须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家，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从最基本的政治问题来说，也就是从阶级性上来说，我国的职业革命家必须要主要通过工人工作涌现出来，必须主要来自工人。职业革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它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它主要从工人阶级的视野出发，它主要代表着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并且从现实性来说，我们也只能够通过工人工作来广泛地锻炼出工人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也只能够通过现实的工人组织工作来发展起承载整个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各方面群众基础（经济的、政治的）。

我们也可以看看斯大林同志的经验：

党组织的成分在解决危机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必须让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常跌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口号应当是：“给先进分子开辟更广阔的道路以参加党的各部门工作”，“给他们更广大的活动范围”！

—斯大林《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虽然斯大林当时所面临的情况和我们现在不完全一样，但我们今天也是特别的缺乏工人革命家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来说，对于这个无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来说，革命需要靠革命工人来领导完成，而职业革命家只能主要靠工人阶级和工人革命事业来提供和锻炼出来。

东风的代表曾经在统一战线联盟中的反应和《前进报》在他们自己文章中对丧钟的批评一样，他们都不敢承认工人工作的首要性、不敢承认线上要服务线下、不敢承认工人阶级要领导整个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不敢承认我们应该彻底地走到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去。因此他们拒绝或是反对我们做这些工作、宣传这个路线。而东风也攻击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事业需要高质量的革命者就是“苏维埃超人”一样，足以反应其根本害怕去成为这样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他们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我们培养这样同志（所以他们的代表根本反对重点小组，哪怕主次分明的共存都不可以），反对这种重点工作成为我们的重心、反对让这样的人领导我们的事业，可谓是倒退了十万八千里。

东风、前进报、新十月目前的路线、思想和他们的行为恰恰都体现着不同程度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心态，而这种立场和心态恰恰是和共产主义运动水火不容的。我们只需要看看历史经验就知道了。

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and 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所以《前进报》、东风、新十月等组织的问题始终在于不同程度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由于这种立场他们总是从自己那狭隘的知识分子利益和知识分子的狭隘工作视野出发来理解整个革命，他们总是事实上歪曲职业革命家的真正含义，歪曲了先锋队本质，也是破坏着实际建党的工作。他们以马列毛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一边打着实质建党的旗号却一边破坏着真正的实质建党的事业，并把这种事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玩具。

我们站在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革命正在往一个新的阶段过渡，而那个新的阶段只能是无产阶级（又特别是工人阶级）开始积极地进行革命运动的阶段，根据阻碍革命和推动革命两方面因素来综合判断，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很确切的判断：我国革命运动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阶段。但如果我们不和这些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不但不能把运动发展到这一个阶段，也不能发展起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政党，更不能引导将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所以我国革命要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非得和这些落后因素做坚决的和不调和的斗争不可，这种不调和的斗争正是我国革命要朝下一个阶段发展的过渡时期的重要表现。而要切实的完成这个事业，除了这种斗争外，我们还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他们所团结起来的我国广大工人们。

### 第三章 虚假的联合还是实质的联合？

当我们要推进切实的线下工作，往工人革命事业大步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遇到的东风代表的阻碍。

比如，革社代表曾明确表示：

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脱离了我们争论的关键，我们的争论一直是关于线下工作的问题，一直是要求推进线下工作的问题。结果C同志（东风代表）硬要把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和融工工作混淆在一起，而之前关于民主集中的问题的争论已经变成了歪曲对方内容或者主观臆断的撒混，比如肆意污蔑我和革社、给我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这是完全不利于我们的工作的，也是有害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从来没有过这样大的矛盾，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立即筹备联合融工队、确定线下工作的首要地位、确定工人工作的首要地位、确定线下工作者的地位（不能是什么线上绝对领导线下）、主要发展由合格革命分子构成的重点融工小组（当然要兼顾所有其他形式和构成的融工小组）。这些就是我们一直的诉求。

而东风代表的回复依然是充满主观的和挑起其他方面的争论的：

这是因为革社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理解一个事情，那么就是我们的联合融工队应是一个隶属于一个组织的下属机构。但是目前来看革社的主张是要求令得这个融工队从三个组织中分离出去人员，然后组建成为一个独立于三个组织的组织，然后听命于一个当前非常松散的三个组织的联盟。这点实际上就是要求继续停留在一个手工业小组的阶段，并且没有希望要提高当前我们所处阶段的含义。如果我们希望提高我们的运动，想要令得我们克服小组间狭隘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如何克服小组间的隔阂，来实现我们走向融合，走向一个更大的组织。也只有一个更大的组织才能够令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障一个革命家组织的存在。然而，每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革社的同志总是要回避这个问题，拿着我们要组建融工队，我们要挑选融工人员的事情，来说我们还不至于要思考这些更加高阶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我们的目光放在这样的挑选融工人员，却半点不去思考我们的运动的阶段的提高，这难道不是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阶段并且心安理得的接受我们所处这个阶段吗？应该说，从一开始，我们东风谈联合融工队，都是把这个当作一个我们克服小组间狭隘利益，走向融合的事情来谈及，而革社和公社却一直仅仅在谈及融工的事情。这点其实才是我们最大的分歧。而至于革社所宣称的，C在阻碍我们挑选融工人员，C在阻碍我们进行融工队建设的事情，这反而是非常的无稽之谈。既然我是从一个更加高的方面去谈及这个融工的事情，并且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及了我们的融工人选和融工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指责C的阻碍呢？我认为革社的同志正在进行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么就是将他们所认为的C来加到我乃至东风头上，来形成一个事实上鼓励我们东风的氛围。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不太能够理解革社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了，我认为革社似乎在用分化敌人，团结可以团结的对象的方法在对付我乃至东风。难道这也是我们进行的统一战线吗？

不，同志，你反而一直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上不断地含糊其词，那么就是组织问题。这点就是我和你之间最大的区别所在。由此而展开的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8小时，还是

融工队人选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议题展开的。但是我发现随着讨论展开，你们的确是认为要搞一个独立于当前三组织的联合融工队，然后作为第四方加入联盟，然后由联盟进行指挥。这无异于极大地增加了组织的混乱度，并且继续保持我们所处的手工业工作形式。如果要再加上革社的指挥部搬去国外的理念，这又有线上与线下割裂的成分在里面。这是我所反对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的工作，然后发展出来组织下属的融工队，去做群众的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能够完成群众工作的任务，同时也能完成我们组织统一性、强健性的任务。为什么还要继续保持那样松散组织的观点呢？

革社代表：

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现在大家有了大致相同意见，C同志又要说什么我们在分化敌人、是在用团结可以团结的对象来对付你。除非同志你把大家看作敌人了，并且这也是在认为真理无法说服人而是单纯的方法说服人。那么我只能同志你现在其实是在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当自己是少数的时候就不承认多数了，同志你这不是自己反自己的民主观念的做法？难道同志的做法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的看法？第二，线下组织不会独立，如果联合融工队和其他统一战线可能发展的线下组织不属于联盟的一部分那属于某一个单个的组织吗？第三，我们不能空谈什么小组手工业阶段和融合，只能从实际上的工作的融合开始，联合融工队当然是一种融合，我们什么时候反对这种现实工作上的融合了？我们不管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都在推进这种融合，难道统一战线的各种工作上的合作就不算融合了吗？你提出的什么通过“组织的工作发展”和“下属的融工队”的提法不是更加含糊其辞吗？请问你这个“组织的工作”是什么，下属的融工队又是什么？第四，既然一开始就没弄懂大家想法为什么不能好好的理解大家发送的内容而老是主观判断我们呢？我们现在脑袋上还有同志你发给我们的一堆帽子呢。

最后我们不把线下组织看作什么被我们线上指挥的部门。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把未来计划中的海外编辑部的工作当作什么海外指挥部，我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这不是我们看法。海外编辑部主要是编辑工作，它不应该有什么指挥作用，特别是对线下工作来说。

既然C同志说你们的融工人选和融工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那么为什么我们提出的联合融工队你们要反对呢？要么就是反对进行联合融工队，要么就是反对进行大家认可的那种联合融工队（线下为主的，属于联盟一部分的）

之前联盟会议已确定的决议：  
……（省略无关内容）

联盟之间各组织工作上的统一开始做起，工作上的统一也是实质上的统一（比如XXX、XXX、XXX、XX、XX等等，未来还可以更多）。至于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可以放在最后。对于统一战线的统一工作，我建议也是从引导各组织进行共同的工作开始做起，把这种共同的工作作用和占比不断的提高以促进实际的统一，只要做好这一点最后我们未来达到形式上的统一就很容易。是要推动各组织之间的线上和线下工作上的逐步统一，主要先做好联盟的工作统一，然后也做好统一战线内的工作统一。先做好实质上工作的统一，最后在做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在将来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们就随时选择进行形式和名义上的统一（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实质工作和能力已经可以作为党存在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是完全不急的，可以放在最为未来的时候）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主要是为了团结真正的革命派和无产阶级往实质建党工作上发展的，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建成一个事实上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非名称上、口头上的。



这条内容可以再看看。我没有看到东风同志说要加强积极的参与这些工作上的实质联合，结果就要拿什么抽象的组织融合的借口和组织上工作的提法来阻碍和抨击我们。小括号里面的内容，现在除了融工队以外其他基本都在不同程度的合作，东风只参加了XX不是吗？而在小括号之外，在XXX工作上，公社也和革社开始合作和统一了。

.....

我们说的很明确，线上服务于线下，并且逐渐的让线下的组织起到领导的作用，我们没有让融工队独立，恰恰相反，我们追求的是线上各组织为融工队服务。

三个组织究竟如何统一呢？是通过线上空谈家的意思，通过线上人员的指点江山实现统一？还是按照我们所提到的，根据各融工同志的意愿，根据他们在实际的线下工作中联合实现统一呢？

是谁在回避问题的本质呢？我们要线上服务于线下，同志就说我们要让融工队独立和搞组织分裂。

怎么把运动的阶段提高呢？靠线上人员的空谈的拍板，还是靠线下同志之间充分的交流和实际的工作？

谁在阻碍提高运动的阶段呢？是谁不愿意提高运动的阶段呢？是继续让线上组织拍板决定一切阻碍运动，还是主要根据融工队的意志决定线上及线下组织的活动阻碍运动呢？

想要真正的统一，想要坚强的组织，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在扎扎实实的线下组织工作上的统一，让我们的主要活动都服从于最迫切的线下组织工作。这样才是真正的统一。

还有另一种统一，那就是通过我们这些线上的组织的统一，如果没有坚实共同的线下工作基础，这种统一和不统一几乎没有区别。不过是把革社，东风，公社等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革社或者大号东风，或者大号公社。这有什么意义呢？

但如果我们有共同的坚实的线下工作基础，各组织的线上人员也都共同的自觉地服务于线下工作，那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坚实的统一。

只需要指出这些事实就能明白，东风不重视基于实际工作上的统一，也害怕基于线下工作、工人工作这种能彻底改变我们组织性质的那种统一。而是更想要进行组织上的合并。

基于重点和线下的统一是根本不会产生分裂的，并且只能是一种更实际的统一，因为当各组织的工作都实际地为线下工作服务的时候，各组织就只能越发地变成工人工作的实际附属机关了。但东风抗拒这一点，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因为重点融工队和“线上服务线下”的路线会彻底改变线上地位和利益，只用从线上领导等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出发，才会觉得这会造成分裂，才会觉得这是第四个组织而不是使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必要过程。

不看重实质上的工作统一、不推动这种统一的工作的发展，甚至把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给破坏掉，屡次反悔统一战线联盟会议中一致达成的协议，违反践踏联盟的纲领和原则，抽象的大谈特谈统一和解决手工业的问题，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直接进行组织上的统一。这究竟

是一种什么样的统一呢？这只能是一种虚伪的、形式上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统一。这种统一要剔除掉实际革命工作的发展、剔除掉革命原则和统一精神的统一。因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革命原则和务实、负责精神的机会主义的统一。这种统一恰恰要抹杀使我们更进一步的那种革命因素，它完全地阻碍线下工作和工人革命事业发展到首要的地位上去。这种统一，正是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们所最倾心的。

## 第四章 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

### 一. 抽象的、反历史的“民主集中制”

一般来讲民主集中制的确有其抽象内容，但这种抽象是和具体相结合的，它和实践是互相反映着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并进而服务于现实的，民主集中制度作为一种反应上层建筑关系的制度，也是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曾专门在《论民主集中的问题》中较详细讲述了民主集中的问题。

但东风的代表显然把问题给庸俗化了，他们不考虑实践需求也不重视历史条件，要求把这个制度当作一切时期的原则。

东风代表：

不能按照大群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他们的提法就是：根据阶段不同要用不同的组织政策。他们认为在运动初期，在线下组织没有落地生根前是不能够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是不能搞选举的。而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回中共的党章，我们的党组织是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集中，而在一切有条件可以进行选举的情况下进行选举，结合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改变。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总的原则总是民主集中制度，并不是说什么时期用委任制，什么时期用民主集中制，不是的。而是说我们的总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施行这个制度来建设组织的，而在特殊情况下则可以使用委任，例如被敌人保卫以至于极度危机的情况下。而同志在这里用极端的民主化作为借口来攻击我也是显得非常的不合适，这是因为极端的民主化其实对应着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例如任何一件大事小事都要民主讨论决定（具体同志可以看党的基础知识，或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民主集中制部分）。然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也就是在选举、言论自由等基础上进行的集中制，也就是下级服从上级，部分服从全体的集中制。而同志之所以这么讨厌民主制，我认为很有可能同志已经逐渐有了走到燎原老管理的错误的方面上去的危险

东风的代表就是用这个提法来反对我们的，他们反对革社代表认为的应该根据历史条件来确定民主集中制还是集中制，以及反对在这方面采取什么制度是次要的问题而不能阻碍融工工作的观点。我们要说明的是，认为民主集中制不是历史的发展的、不是有条件的，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是修正主义式地倒退。东风代表不分历史条件的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总的原则，而另一边又承认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有委任，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自己证伪了自己的提法。但这种矛盾恰恰说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不是反历史的绝对原则。

而且还值得说明的一个事实是，东风恰恰是联盟中曾最多地采用委任制的（他们认为委任是完全违反民主集中制精神的）组织，也就是说他们反历史的抽象要求恰恰是和自己的现状相对立的，是和他们自己的组织现状相对立的。这其实也是东风代表虚伪的证明，把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和自己的行为相对立的东西拿来要求别人。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东风的代表多次不遵循统一战线联盟基本的基本制度和联盟纲领，不能遵守共同会议的意见，不能做到现存条

件下基本的民主集中要求。而这种对民主集中制的反历史抽象提法，恰恰最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

列宁在写著《怎么办》时期强调的是集中制，认为在当时专制强大和革命运动不发展的条件下完全不可能采用带有广泛和公开形式的民主形式或制度，而当时的机会主义者恰恰追求进行儿戏的民主制。而在 1905 革命时期，列宁又开始强调应该进行民主集中制了，要求把工人阶级运动的广泛力量吸纳起来，而孟什维克们又突然反对这一点了。而东风的代表显然不能明白这个区别，如果把民主集中制当作反历史的绝对原则，那么不仅首先修正了革命运动的本身意义（这实际上是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且也反对了他们推崇不已的列宁同志的经验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然后东风现在的新文章又突然这样讲：

C 同志认为总的组织形式应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有范围的、不广泛的开展。因为在专制国家的安全问题，所以要缩小民主范畴，把握好这个“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全要，一下全不要。同时，C 同志给出了自己的疑问，就是革社是否踏上了燎原大群的老路。

这段话真是让人感到奇怪，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结合东风完全相反的做法，这里就是调和、无原则转换立场的意思。我们如果再翻翻很久以前革社代表的观点就能看到这样的内容：

革社代表：

东风的同志又主观判断了。我们革社一直是灵活的采取政策，民主集中制和集中制都是可以使用的，我们认为在不同的时期要根据具体条件来进行，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就是推行的不同的政策。相反，如果有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地方都要求搞民主集中制的人，我只能怀疑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入脑、入心、入灵魂了，或者说毛主席所批判的那种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况且，线下融工对内部要采取什么样的民主集中或制度，我们现在完全不应该去决定。我建议东风的同志可以看一下《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关于极端民主化的一节以及《怎么办》中关于“密谋”组织和“民主制”的一节。

所以看到了吗？东风代表并不是不能认识的自己的错误，但他们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部分采用了别人之前对他们立场和观点的正确反对来反对别人。并且用别人正确观点调和进他们的错误观点。**东风代表最娴熟的技能，正是这种无原则和狡猾。**他们这样来解释自己的做法，并继续歪曲我们：

看来革社同志对于别人“盗用”观点甚为在意。东风的发言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超出了他们自己预设的那个东风。于是，他们做了什么呢？找非代表的人员去私聊，用他们以为的东风来“团结”非代表的东风成员。

这仅仅只是盗用观点的问题吗？前一秒还在持相反立场的人，突然用新的立场和对立的观点来抨击统一战线的其他同志们，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惊讶呢？而东风中的其他人曾发表过对他们代表新观点和立场完全对立的内容（甚至写成了文章）。

这足以说明，东风那种反历史的抽象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样的货色了。一边开始是反对根据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提出反历史的原则，而另一方面还是要扭扭捏捏承认现实条件。这就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原则，也反对了现实的条件。**这其实就是无原则，这种无原则是和东风代表本身的无原则相联系起来的。**

## 二. 混乱的“民主集中制”

革社代表：

我怀疑东风的同志完全分不清民主集中制和集中制的区别，在理论上存在混乱。分不清条件的乱提政策，完全不知道自己说的不同名词分别意味着怎样不同的东西。认为内部进行有条件的选举和大会就是民主集中制，其实这只是采取一定民主措施的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是广泛、公开的和直接的。你说得那些东西，我们革社早在半年前就提倡有条件的做，培养组织内的民主作风。但我们一直不认为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了，我们很清楚我们目前这一套在历史上只能算什么程度，我们也知道发展这个上层建筑的条件。但东风同志认为应该无条件的搞民主制游戏，认为搞了这个内部选举就是民主集中制了，并且一厢情愿的认为我们一定是没有搞或者没有搞好，或者不支持尽可能的搞好的；实际上我们革社也可以这样说自己是民主集中制的并且比东风搞得早、搞得更好、搞得更彻底、更实际的。东风同志的这些说法，就是列宁说的那种只有在国外的组织才会具有特征，即责备国内组织不民主，即追求儿戏形式的民主制。有一些人既认为不能按条件的搞民主集中制，又不能分清民主集中制和集中制的区别，也不能分清民主集中制本身的历史阶段，只是单纯的责备对方不民主、反民主制，要求无条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是一种新的极端民主化要求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既然是可以不分条件和历史情况的原则，那你为什么又要承认特殊的情况要搞委任呢？你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可以不分条件和历史情况，为什么东风现在不搞全面的民主集中制，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搞全面、公开、直接的选举和广泛的民主？这不是自相矛盾，这不是脑袋不清醒？只知道提不分条件的责备和要求，没有任何合理的理论和对现实的合理考虑，更不把革命使命放在第一性上，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并且按照大家的实际交流结果来看，除你之外的同志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但你完全不能做到少数服从多数，既是按照你理解的那种“民主集中制”，你也是没有资格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因为你在实际的共同商议、决策和执行中完全是孟什维克的做法。

其次，我再说一遍，线下融工的问题和民主集中制没有必然关系，如果要把解决这个问题当作解决线下融工的关键，那他一定是脑袋不清醒。

最后，如果我们要按照东风代表同志的理解方式和他所要追求现在达到的方式。那么我认为东风组织完全不民主，革社在这里的代表和各代表在其部门的地位全是有民选和内部组织大会公认基础的，东风组织代表现在应该退出这里，应该他就不能够代表东风，应该在实行你们自己所说的那种民主制之后再来的。



这是我们曾经的一位同志对东风观念的反击，东风现在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们在讨论的是联盟内部的事情，那么融合后联盟何去何从，该怎么组织、发展，每一个代表都是有自己发言的自由。东风没有做到就不能说出自己的对未来组织的设想和建议了吗？况且，尽管东风内部当时尚没有施行民主集中制，但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在组织融合后就不存在了——联盟内的所有同志都重新凝聚为一个钢坯，重新构建我们的组织架构。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来革社虽然的确在其组织内实现了民主制，但是却又忽略掉了集中的方面，以至于走向了革社所反对的那种极端民主制。这是因为革社的组织架构中并没有一个中心的上级权利机关，而是分散成为了编辑部、新闻部、线下组织负责部等等实际上彼此平行的组织。这样一来，整个组织的运行就不是靠着全体代表大会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无论是委员会，还是中央机关报都是这类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来领导着全组织的运行，只能靠着成员间彼此的信任和某一个人的威信（在接下来的后续，我们会看到革社的人员是如何演绎这种对于个人威信的服从。）来维持着组织的运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革社在唯物辩证法上的修养的糟糕，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今天，革社既然“以前都提倡过保持民主作风”，认为线下不能这么搞，然后就直接走向了没有选举制度的集中制（革社认为工人小组不应该有选举制的证明将会在后面看到），走向了民主集中制的另外一个极端方面去了。

看吧，当我们指出东风事实上的不民主以及他们自己和自己的提法相矛盾的时候，东风突然又认为我们没有集中了。用一些各组织必然存在的分工来否定革社不存在集中，这是实际上又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判断，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或者忘记了各部门的真正关系，当然我们这里自然不必要去给他证明我们是怎么集中的。我们只需要指出，东风《“列宁主义”还是“取消注意”》事件中所展现出的正是极度的缺乏集中。当然，他们现在已经把这篇文章的网络版给修改了，依然是用改变立场的调和手段。

但足以说明，东风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还是单纯从制度上的。因为不能把握住这真正原则，即一切制度服务于现实革命需求而应用的原则，因此只能试图主要从抽象的概念中把握一种原则。所以他们对民主集中的把握就变成了一种混乱，因为他们主张总是和现实情况、现实实践相冲突的。

当统一战线联盟的其他组织同志都认可需要根据条件的来进行民主集中，而不应该要求融工组织必须进行集中制或是民主集中制，以及根据条件来适当地采用委任制的时候，东风代表却总是这样抽象地、无原则地、混乱地进攻我们。

他们用这种混乱的“民主集中制”要求来阻碍进行重点制为主的联合融工队的进行，本质就是反对工人革命事业；否定线下领导线上、线上服务线下，本质上就是拒绝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否定革命无产阶级事业的中心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民主呢？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但这种极端民主恰恰又是和机会主义者的活动相适应着的，因为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恰恰保护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恰恰方便让一些机会主义者团结小资产阶级来盗取工人事业的革命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风代表还在其他地方掀起这种对统一战线的歪曲和对革命路线的歪曲，以及保持殊利益（线上领导线下、东风版的“职业革命家”等）对融工工作的控制。

### 三. 总结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东风民主集中制的特点：

1. **追求反历史的、无条件的、抽象的民主集中制。**

2. **自相矛盾的无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一边反对根据历史条件进行集中制或民主集中制，追求无条件的民主集中制，而另一边又承认不得不有条件的使用这种原则；一边要求其他组织进行他们认可的那种民主集中制，一边违反着现存基本的民主集中要求，自身组织也没有民主集中制；完全的自我冲突、自相矛盾。

3. **混乱的民主集中制。**总是试图把握一种抽象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拿此来要求现实，阻碍工作。

4. **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以这种混乱的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要求绑定融工事业，反对进行重点制为主的联合融工队的进行，否定线下领导线上、线上服务线下，本质上就是拒绝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否定革命无产阶级事业的中心论。

## 第五章 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

### 一. 无产阶级政党是什么？

当现在各种建党路线被提出来的时候，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也通过马列毛主义的包装展现了出来，他们表面上都说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党，但实际上却往往走向了非无产阶级的方面，往往开始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代表其他阶级的利益。这表明，在专制的条件下，我国革命运动正在缓慢的过渡到新的历史阶段，它除了正在孕育无产阶级政党这个长子以外，也还孕育着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政党，他们中的许多也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帜。而作为我国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助产者，我们要恢复这个革命学说的本质，并把这个被各种复杂的阶级利益搞混的问题和被抹杀的本质给复原，无产阶级的建党学说是一个严肃和不容歪曲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无产阶级政党是什么？

如果我们翻翻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对党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找到许多对这个问题有帮助的内容，可以很简单总结出这样几点定义：

1.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
2.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3.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4.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5.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
6.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而东风、《前进报》恰恰最重视第5点，当我要么要求达到第1、2点时，他们就实际反对，因此3、4就是不可能的了。而第1点恰恰是最基础的，整个顺序就是按照重要性和根本性排列的，单独和抽象地谈第5点只能造成各种机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复杂利益的混合统一。而关于第6点的争议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并且统一战线还远没有达到党的程度，但我们已经在和机会主义做斗争了，自然他们也有可能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但很明显的事实是：如果革命分子不和歪曲这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或拒绝实践这个革命学说的人进行斗争，那我们简直无法继续发展我们的革命事业了。

当然我们得专门说明补充一下。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在阶级社会下政治会集中为各种不同阶级的政治，而阶级集中的最高政治组织形式便是政党组织，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但它却不是阶级本身）。这和国家学说是联系着的，比如：不同阶级的关系、不同政党的关系、各种政党和国家的关

系，实际上反应的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系以及各阶级在一定的社会中的现状和精神面貌。但我们这里不再多谈这方面。

在阶级社会，往往在一个阶级中，不同的群体和个人对于自身阶级利益的认识也存在着各种不同，进行的阶级活动也不同，因此我们在哪里都可以看到，作为阶级的个人之间对阶级利益反映总是有巨大差异的。而在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这些阶级若要实现自己的集体利益，就需要把自己的思想、利益和行动集中起来，党便是这种集中。因此，党代表阶级利益，但和阶级本身又有所区别。**所以现实中，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个先进部队主要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最高形式的政治组织（或者说阶级组织）。**为什么是革命利益呢？因为只有这种利益才是无产阶级最长期、最根本的利益，而绝不能是其他短期的、有问题的错误的利益，那些错误的利益本质上都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因此即使在党和阶级的关系之间，也存有一个复杂转动装置，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个的小齿轮才能够带动整个无产阶级这个大齿轮来运动，并逐步地缩小不同齿轮之间的差异，这里也存在着民主集中和阶级专制之间、民主和集中之间的上层建筑关系问题。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有那些能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革命利益忘我斗争并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人才能入党。也只有这样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党。**

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最高政治形式便是形成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在阶级社会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各阶级结合的最高政治形式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核心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问题。**但从工作上来具体和实际的考究就不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因为革命者需要根据现实革命条件和建党的方方面面来科学考虑具体的建党路线和策略。现实情况是复杂的，如果认为照搬某种历史上的计划或方案就能解决建党问题、或者认为这些方法本身就是建党，实际上就是把问题给庸俗化了，今天中国左派中的政治报建党路线鼓吹者（前进报等组织）和军事化共产党路线（贡派）的鼓吹者便是这样的庸俗化问题的，他们教条主义地看待建党问题，总是在做某种历史模仿家。

## 二. 建党的条件和如何建党

我们最早在《关于在今天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一文中严肃的提出了如何和怎样建党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坚持把工人工作和革命事业结合起来的建党路线。但我们还要补充更多的内容。

当人类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党就开始成为了阶级活动的普遍、最高和集中形式。阶级活动的最高形式就是有党性的活动，这种有党性是基于阶级利益的思想、行动、组织的统一。阶级的集体利益需要通过党来实现，党领导的阶级活动是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必要工具，没有源于阶级矛盾的根本对立和阶级活动的不统一，就不存在党。反过来说，党的存

在证明着阶级对立和各种代表阶级利益活动的存在。无产阶级政党首先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中体现，在这样的条件下时才会产生：

1. 这个社会具有需要和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但主要是无产阶级）
2. 这个阶级的革命化
3. 这个革命化的阶级组织了起来活动

所以就一般性和原则而言，无产阶级的政党需要通过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来实现，只能是革命者以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进行这些工作时才逐步地发展出党的。故在一般的条件下，建立一个事实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就要把革命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结合到最高程度（也就是思想上、理论上和现实组织上、运动中的结合）。这就需要完成这样三方面的工作：

1. 广泛的群众工作（这里群众主要指的是能够和可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包括广泛的建立起良好的群众关系、广泛的教育群众、广泛的组织群众等等。
2. 足够的发展和组织起先锋队的工作。这种工作要求发展和组织起无产阶级先锋队，而要达到建党的程度，这种分子必须主要来自群众。
3. 使革命力量和群众结合起来。这种工作要求群众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思想上、理论上或现实组织上、运动中结成一个集体，并在这个条件下进行相应的活动。

只有满足这样的条件和完成这样的工作下，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只有这样的路线才能称得上是实质建党的路线。这是如何建党的一般性问题。而更加具体的建党路线，或者各种更加具体的工作计划、策略等等则完全需要根据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确定。

### 三. 建党的工作计划、策略

全俄政治报的作用在于“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这里的组织其实说的是现有基础之上另一种组织。而俄国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依靠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工人运动而建立起来的，从这个基础来说，政治报只协助建党工作或加强党的工具（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党了）。全俄政治报成为了从思想上把各自组织凝为一体的工具，并且也成为提供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工具。

由于全俄政治报的报纸代办员和通讯员网代表了各个地方组织，成为一个骨架而使党能够围绕着它在组织上集中起来。列宁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因此政治报其实是一种协助建党的工具，是建党工作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建党工作的一种重要策略。而绝不是建党工作本身或党的本身，也也不是建党的绝对条件等等。



在《怎么办》的《全俄政治报“计划”》一章中，列宁这样谈到：

另一个比喻：“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这岂不像文人，即脱离实际工作的人在夸大自己的作用吗？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

-列宁《怎么办》

只要仔细看看这段话就能发现，列宁并没有把政治报看作建党工作本身或党的本身，也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的东西，而只是有条件的一种工具、一种工作计划、一种策略。因此，只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时，政治报工作才有了特别重要的帮助建党的作用。而这个历史条件是会改变的。在列宁时期写《怎么办》的时期，由于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思想、工作混乱和地方小组的不统一、政治工作的缺乏，导致政治报成为了特别重要的帮助建党和加强党的工具和策略需要重视。而今天，我们还不存在什么工人组织以及把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组织，因此政治报完全影响不到工人，并且互联网的出现等客观条件的变化还丰富了进行交流和组织所需要的具体手段。

并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现在的政治报是非常多的，虽然都有一些不足，但这些报纸并非不能拿来作一定的统一思想、进行政治灌输、宣传的工作等等，而是那些工作根本没做好（工人阶级的革命工作基本没做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考虑建党工作只能主要从发展工人工作开始，而不是政治报，政治报只是次要的和辅助的方面。

#### 四. 政治报路线对建党问题的歪曲

今天《前进报》所说的政治报实质建党路线和贡派所鼓吹的“军事化共产党”“人民持久战争”路线本质上都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一方面把问题的本质给庸俗化了，另一方面又把次要的地方给复杂化而提到首要地位来了，这本质上都是非无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

《前进报》把某一个时期列宁提出一个协助建党重要工作的计划和策略当作了建党的一般原则，并且大谈特谈统一并把这些方面看作首要的方面，这就轻视了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组成那种统一和创造无产阶级政党基础的工作（也就是工人工作），这其实既抹杀了革命学

说的灵魂又忘记了建党问题的真正本质。列宁的政治报计划恰恰是服务于现实的俄国社会的革命运动的，俄国社会的革命运动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力量现实组成的。只有在要用现实工作把这些阶级和革命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政治报工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但也不是唯一的、无条件的或始终主要的），而其他如工人组织等工作也是重要的活动、决定不同建党工作地位的只能是现实情况。当然他们也许会指出列宁的政治报工作实际上也是要建立工人的政治组织，但政治报工作本身并不是政治组织或工人工作，这其实是不同方面工作的结合（这里当然有着主次关系），这里首先要清区别并正确的认清主次。而《前进报》恰恰没有正确的分清主次，《前进报》在《今天我们如何办政治报？》中对全国政治报的理解主要就是从制作政治报方面来理解的，如一些组织制作的政治时评、到工人中去的融工材料、和国情理论研究等等的结合和提高，其实这样的政治报已经有了，革社的月刊就有这三个方面，其他一些组织也有，因此我们绝不能说建党主要靠这个工作，就算把所有制作这种政治报的加起来也不能算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单纯从统一现有的革命组织（其实还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创造条件来讲，也并不一定要靠政治报，组织合并现在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思想上的统一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决，革社等组织参与的中国马列毛统一战线也可以对各组织产生这样的效果。

另外，《前进报》从组织和宣传方面出发，他认为政治报就能取代个人影响、地方传单、小册子等零星手工业的宣传方式，成为“揭露沙皇的全民讲坛……成为“集体的组织者”，不仅是党教育群众的鼓风机，还是党的思想基线与组织脚手架”等等，虽然我们认为不能完全起到历史上相同的作用（这是因为历史条件有所不同），但政治报大体上的确是要这样发展的，单单这样来讲政治报的确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一旦把政治报看作推动我国革命或建党的首要工作，就恰恰证明了他们没有正确的从实际考虑，因为实际是：一方面我国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报了，不能说还特别缺乏这样的政治报（全国政治报只是一个加强），而另一方面我国革命分子还没有什么个人影响、也没很少人去做什么揭露的全民讲坛、也没有组织和教育群众，就算把他们统一起来了实际也还是要去那些工作。因此实际是主要缺现实组织、宣传工作而不是政治报，构成党的首先是现实的工人事业而不是政治报工作，政治报只是在一些条件下能够作为第二性的作用。只有合格的实际线下工作，才会有产生合格政治报，而合格的政治报会反过来起到帮助线下工作进行全面的教育和揭露，以及宣传、统一等作用，也就是反过来促进线下的工作。

教条主义的认为主要靠政治报来完成建党，实际上就是用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否定工人工作在今天的首要地位。今天的情况是：我国的工人运动还很少、还很没有组织、工人运动的经济主义性质、革命运动主要还停留于知识分子的狭隘活动中而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这个情况下，谈主要靠政治报工作来建党（甚至有的时候认为主要靠制作政治报来建党），这实际上就是说主要靠知识分子来建立党，党主要由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工作来构成。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呢？只能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党和其他阶级的党，而绝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党。

我们可以用东风曾经的文章来评价政治报路线。

工人运动向前发展，取消主义将我们向后拉，他们往往是喊建党是喊得最起劲的，实际工作却是做的最少的。既不组织基层融工组织，却有着要建立“全国性政治报”天马行空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幻想。“学者”先生们称开展工人运动有经济主义风险，就像先锋队有变质风险，吃饭有噎死的风险。

-东风《“列宁主义”还是“取消主义”》  
(初版)

当然，如此看重统一的组织中也有东风，他们和《前进报》一样。

当前手工业小组有诸多弊病，但是完全不妨碍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极广泛的纲领和想要提高我们组织所处阶段的愿望和事实上正在做，事实上也本该如此。我们即使在一开始无法做到一个完整的系统，无法做到频繁地发文，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简单的、地区性的文章编辑，派发，宣传，鼓动，组织，斗争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完全应该效仿彼得堡斗争协会，自觉地克服小组间的隔阂，自觉地彼此结合起来，至少在地区间融合不同的小组，以不断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应该没有人会否认我们当前运动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我们除了可以不断发展新的人员，还完全可以通过融合不同的组织来扩大我们的实际力量，正是通过这样的列宁式建党路线，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重新建立一个属于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克服当前左派力量远远落后于群众自发性运动的实际问题。）

-东风《“列宁主义”还是“取消主义”》  
(事后修改版所补充的)

忘记了统一的真正前提和原则，只是抽象地谈手工业小组条件等于是忘记原则。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统一战线中，当革社和公社要求东风和我们在实际工作上进行统一、发展并更彻底到工人中去的时候，他们就不能支持这种统一了。当东风小明以抽象的政治报工作、抽象的统一、抽象民主集中制来干扰事实上的解决问题时，公社的同志曾这样指出过说：

“从决议9（联合编辑部）来看，各方组织都没有反对联合编辑部的合作计划。同志你的指责无道理。而且，反而是东风未参与联合写作才对，应该是我来问东风为什么不执行决议，不是反过来。”

“从决议11（融工队问题）看，东风显然应该支持筹备建立融工队伍，拟定队伍人员名单，但是现在同志你又反对做这件事，我认为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度的”以及，“希望东风的同志不要总是以‘在做制度建设、缺乏人手’为由不履行联盟决议的内容”。

因此他们也背叛了联盟会议中的这项共同决定：

联盟之间各组织工作上的统一开始做起，工作上的统一也是实质上的统一（比如XXX、XXX、XXX、XXX、XXX等等，未来还可以更多）。至于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可以放在最后。对于统一战线的统一工作，我建议也是从引导各组织进行共同的工作开始做起，把这种共同的工作作用和占比不断的提高以促进实际的统一，只要做好这一点最后我们未来达到形式上的统一就很容易。

是要推动各组织之间的线上和线下工作上的逐步统一，主要先做 XX 的工作统一，然后也做好统一战线内的工作统一。先做好实质上工作的统一，最后在做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在将来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们就随时选择进行形式和名义上的统一（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实质工作和能力已经可以作为党存在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是完全不急的，可以放在最为未来的时候）

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主要是为了团结真正的革命派和无产阶级往实质建党工作上发展的，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建成一个事实上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非名称上、口头上的。

虽然这个过去的决定现在来看已经有很多不足了，由于现实中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实际工作的发展等因素，我们认为还应该补充进许多内容来区别机会主义和明确我们的工作方向。但即使是这样，也足以说明东风的叛变究竟是什么性质。他们连实际工作的统一都不接受了，转而提出什么直接的组织合并。

一边大谈什么避免“手工业小组问题”等等问题，另一边却逃避实际的联合工作和逃避工人工作，拒绝承认线上服务线下、不接受彻底转向革命无产阶级事业领导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东风拒绝了联盟一致路线时，他们立刻就叛变到另一条完全相反的路线上去了，他们抛弃过去正确的内容，和《前进报》一起大谈特谈政治报路线去了，这一点也可以从东风在《“列宁主义”还是“取消主义”》一文中修改补充进根本和原文对立的观点中看出。东风现在实际上追求的那种统一，实际上是机会主义和非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这种路线所要建立的党只能是非无产阶级的党。

而我国贡派所鼓吹的“军事化共产党”“人民持久战争”则更是不知所云和脱离实际至极，他们甚至还幻想在今天的条件下通过人民持久战争来建立共产党，他们要建立的党也是不主要依靠革命无产阶级工作的。而今天完全没有让他们直接进行“人民持久战争”的手段和条件，并且他们也忘记了进行这种人民持久战争的历史前提，在今天专制和工人运动、革命运动不发展的条件下，所谓的“军事化共产党”，只能成为小资产阶级左倾的幻想，而贡派组织也就是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左倾组织。

不重视或者分不清无产阶级政党的标准和建党的条件、分不清构成党的基础和建党工作的区别、分不清协助建党或加强党的工具和建党工作的区别、不知道建党需要多个方面工作、弄不清不同建党工作的正确关系、无条件和抽象谈统一、完全脱离事实的谈建党和建党工作，这就是东风、《前进报》等组织现在对建党问题的理解水平。而《列宁道路》和《前进报》错误地理解了我们一开始所提出实质建党的根本内容，他们实际强调了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工作。《前进报》选择脱离了实际最重要的革命工作（这种工作是唯一能够带领我们走出现在的革命运动阶段而到更高阶段的工作），“东风”则是选择叛变，开始变成了追求机会主义的统一，而“贡派”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我们今天要实质建党首先就要求把工人的工作做好，即组织起广泛的工人和发展起革命的进步工人，并以这样的工作来推动运动发展。因为我们首先和群众脱节，特别是和工人脱节：

党首先苦于和群众脱节，所以无论如何要使党联系群众。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别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拿群众日益贫困的事实和资本家的进攻来说吧。大规模的歇业已像暴风似地从工人头上掠过，而缩减生产，任意解雇工人，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总之，资本家的进攻，至今还在继续着。很难想像，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厂主间发生了多少“误会”和冲突，使工人头脑中因此出现了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组织在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谁都应当明白，只有这样才能使“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摆脱”可诅咒的停滞状态。而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

工厂党委会就是能在群众中最有成效地开展这一工作的党的机关。参加工厂党委会的先进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围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活跃分子。不过工厂党委会必须不倦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保卫他们的日常利益，并且把这些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其次，为了接近群众，还必须把党的其他更高级的组织建立得不仅适于保卫群众的政治利益，而且适于保卫群众的经济利益。党组织必须不忽略任何一个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部门。为此就必须在建立组织时，除按照地区的原则外，还要采用按照生产部门的原则，例如把各种不同生产部门的工厂党委会按照生产部门分别组成各个不同的分区，再按照地区把这些分区联合为区等等。如果分区的数目增加得太多，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党组织却能获得坚固的基础并和群众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党组织的成分在解决危机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必须让最有经验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常跌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斯大林《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

总之，发展起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我们工作核心，也是我国建党工作的核心，进一步来说就是：发展起工人工作、发展革命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统一组织的问题现在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和我们工作的主要方面，并且在这一方面上，政治报现在不能起到俄国革命中的那种作用，我们的统一战线正在替代它在这方面的作用（组织上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的政治报工作也还在坚持和发展，它也在起着一些其他的政治作用（统一思想、教育等等），但决定它作用的，只能主要是革命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



## 第六章 论东风机会主义

### 一. 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东风机会主义立场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同时，基于这个立场产生了种种机会主义路线、思想、行动。他们的活动实际阻碍着我国革命朝下一个阶段发展，实际地阻碍着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事业发展，东风不是唯一这样的组织，东风代表人士不是唯一的这种机会主义者，但他们确实这种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其实代表的是我国早期革命运动中，在专制的条件和工人运动不发展的条件下那种不发展的革命因素，而这个因素现在已经变成落后的因素，变成阻碍工人运动、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因素了。这个因素就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所以我们可以从东风种种错误的路线和东风代表们的活动中看到，他们基本保持着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他们错误地理解我国革命运动和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虽然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导致的，但也可以发现他们观察问题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能够首先从阶级问题出发、然后不能够准确地从现实条件出发、最后不能分清主次或不能按照正确的主次实质进行工作，总会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当做实际，爱主观臆断、虚空打靶、逃避实质问题、逃避实际工作、在不同的理论内容之间制造割裂、在理论和实际实践之间制造割裂。

### 二. 错误地理解我国革命运动和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

以东风为代表的一些组织错误地理解我国革命运动和我国革命运动的需要，或者根本没有很好地考察过这些问题。由于不能认识或者不能真正的重视起“工人运动不发展、革命运动不发展、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尚未结合”这个基本现状，所以他们对融工的重要性是理解不足的。《前进报》认为政治报工作是最重要的，而东风则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但实际是更看重政治报）。因为这种不认识或不重视，所以他们对融工的路线、策略、方法也是认识错误的，东风的“平均小组”、反“苏维埃超人”、“线上领导线下”就是其代表。他们完全从自己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错误认识出发，要求工人事业服务于他们的特殊利益。在统一战线联盟的活动中，他们实际上拒绝进行能改变我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现状的那种融工工作，他们的路线实际上是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融工、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路线。

### 三. 歪曲建党学说和先锋队理论

由于东风的非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和对我国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解，他们自然就对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工作和先锋队有了新的理解。东风代表曾在统一战线联盟特别强调全国政治报的作用，

甚至为此阻碍统一战线联盟的融工工作、阻碍实际的统一，阻碍更彻底地实现革命无产阶级利益的工作，因此在建党问题上他们实际上和《前进报》发展到相似的立场上了。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主要依靠工人组织、想要更多地靠政治报工作完成建党工作，这实际上就要靠线上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来领导，这至多只能建立起一个非无产阶级的政党。

由于这样歪曲建党的工作，东风就对先锋队就有了新的理解。他们迫切的认为需要“职业革命家”，认为现在就可以通过组织的作用，养一些专门从事领导指挥工人运动工作的人，甚至想让参与劳动的其他同志拿出钱来，让这些人从事8小时、6小时的劳动，甚至是职业的革命家。既然要养8小时、6小时甚至是“职业革命家”，那么就要让进行更艰苦劳动条件的同志来赡养；但另外一方面，东风又认为现在到工人中去进行组织工作是倒退到“中等人”去，又拒绝要让革命无产阶级对我们的整个事业进行领导、拒绝线上服务线下，那么这样的“先锋队”只能是一种特殊的工人贵族或机会主义式的工贼领袖。

#### 四. 追求形式上的统一

东风的代表不看重实质上的工作统一、不推动这种统一的工作的发展。他们不惜把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给破坏掉，在统一战线联盟会议中一致达成的协议屡次被东风无情地反悔，更是屡次践踏联盟的纲领和原则。而他们抽象地大谈特谈统一和解决手工业的问题，开出的药方就是直接进行组织上的统一。

东风所实质追求的正是这种形式上的统一，这种统一要剔除掉实际革命工作的发展、剔除掉革命原则和统一精神的统一。因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革命原则和务实、负责精神的机会主义的统一。这种统一恰恰要抹杀使我们更进一步的那种革命因素，它完全地阻碍线下工作和工人革命事业发展到首要的地位上去。这种统一，正是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们所最倾心的。

#### 五. 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也是东风机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

工人运动向前发展，取消主义将我们向后拉，他们往往是喊建党是喊得最起劲的，实际工作却是做的最少的。既不组织基层融工组织，却又要天马行空地建立“全国性政治报”的东风的民主集中制的主要特点是：

##### 1. 追求反历史的、无条件的、抽象的民主集中制。

2. **自相矛盾的无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一边反对根据历史条件进行集中制或民主集中制，追求无条件的民主集中制，而另一边又承认不得不有条件的使用这种原则；一边要求其他组织进行他们认可的那种民主集中制，一边违反着现存基本的民主集中要求，自身组织也没有民主集中制；完全的自我冲突、自相矛盾。

3. **混乱的民主集中制。**总是试图把握一种抽象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拿此来要求现实，阻碍工作。

4. **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以这种混乱的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要求绑定融工事业，反对进行重点制为主的联合融工队的进行，否定线下领导线上、线上服务线下，本质上就是拒绝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否定革命无产阶级事业的中心论。

当革社和公社的同志都认可需要根据条件的来进行民主集中，而不应该要求融工组织必须进行集中制或是民主集中制，以及根据条件来适当地采用委任制。东风代表反对这一点，他们一边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一切时期的原则，但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东风现在存在有且需要委任制等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手段，自我冲突。他们一边对统一战线联盟提出过高的民主集中要求，而另一面却不能遵守现有的民主集中要求，拒绝多数意见、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大谈特谈一票否决。

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就成为东风装饰门面、蛊惑人心、胡乱攻击和用来博取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正如他们的代表实际上违反联盟的现实民主集中制度又高喊着抽象的民主集中一样，他们也用抽象的民主集中口制口号来造谣、歪曲和攻击其他组织，要求其他现实工作为他们抽象的民主集中制要求服务。因为认为民主集中可以不讲条件所以脱离现实，因为脱离现实，现实中又实际不遵守现存基本的民主集中。他们进行着无理由的责备和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人革命事业也该无条件的服务于这个抽象的要求，因此东风的民主其实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

这种极端民主恰恰又是和机会主义者的活动相适应着的，因为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恰恰保护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恰恰方便让一些机会主义者团结小资产阶级来盗取工人事业的革命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风代表还在其他地方中掀起这种对统一战线的歪曲和对革命路线的歪曲，以及保持殊利益（线上领导线下、东风版的“职业革命家”等）对融工工作的控制。

现在的东风也还依靠着抽象的民主集中制来污蔑、歪曲统一战线和宣传自己。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东风机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东风现在用来欺骗群众、吸引小资产阶级分子、恶毒的阻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工具和招牌。

## 六. 东风机会主义的历史意义

东风机会主义反映着我国革命中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具体方面，表现为我国幼年革命活动阶段中各种泛左群体、空谈家、知识分子、线上工作等等的某些特殊利益。

**东风机会主义反映着我国早期革命运动中的那种不发展因素。**这个因素现已成为落后因素，变成阻碍工人运动、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因素。他们不理解我国革命运动下一个阶段要往哪个方向发展，他们总是以各种错误的方式试图把革命力量往后拉。

**东风机会主义反映着我国早期革命运动中的初级性、落后性。**这个统一着的初级性正不可避免的因为阶级利益冲突而破裂，革命的新质正要到工人阶级那去，而代表旧质的东风则要停留在原地甚至倒退。他们总是试图用自己那特殊利益和落后要求试图阻碍我国革命发展的滚滚洪流。

**和东风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我国革命运动正处于过渡阶段的重要表现。**这种小资产阶级利益、不发展因素、初级性和落后性是根本地和我国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所矛盾的，因此革命力量和他们的斗争就代表着我国革命正处于过渡时期，而只有工人革命事业的长足发展和与这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彻底胜利才能宣告我国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工人革命运动的阶段。

因此，我们坚决地和东风机会主义作斗争。它是我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不发展因素、初级性和落后性的标准表现。革命力量非要战胜这种机会主义不可。

## 第七章 附：东风对事实的扭曲

本章主要指出东风在《怎么原地踏步？论我们今天组织间的问题》文章中故意歪曲、遗漏的重要地方和他们相关人士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为统一战线联盟进行辩护。

并且我们会模糊处理涉及敏感信息的地方（东风代表当时认可了这一点），反而有人外传播革社、公社独立等等谣言，因此我们要指出这个基本事实。但被开除的东风组织的有一位代表并没有退出联盟重要组织机关，长期停留里面，导致其他组织不得不新建机关。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的代表是为了搜集聊天记录，然后再对部分重要地方进行歪曲后公布出来对联盟进行攻击。这是赤裸裸的翻案。

东风本文公布了大量我们当时的聊天记录，导致内容过长。因此我们只是指出相对有重要问题的地方，并说明事实。并且在涉及敏感信息的地方我们会模糊掉。当然由于内容太多和敏感因素的缘故，我们不可能做到全部指出。

### 一. 前言的问题

东风在文章前言谈到“过去我们松散地联合在一起，结盟成为所谓的统一战线。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个结盟获得集中起来办报纸和领导工人前进的集中的组织。可是，当我们希望追随着列宁的道路前进，把各个所谓的马列毛主义者左派联盟的理念打破统一成为一个更加强的组织时，却遭到了小组利益以及崇拜自发性的阻挠。这种情况就像是新的芽萌发了，旧势力要联合起来破坏我们的成长一样，旧的势力害怕我们的新思想把旧话事权夺取了。现在让我们看看旧势力是如何妄想把新事物压制，而新的思想又将如何突破旧的牢笼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吧！”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 1. 东风所谓的集中办报纸

联盟尝试过统一过各组织的写作工作，东风是相对最不积极参与的一方，公社和革社平时在积极参与。革社经常帮助东风对其他组织进行路线斗争，帮助东风写批判文，在批判大群、新十月的错误中都出过极大的力气，如东风评论频道之前发出的：《澄清我们的融工路线，驳大群最新文章的污蔑》、《新十月的先生们究竟想做什么？》、《历史模仿家》、《全面批判布站老管理目前的机会主义线下组织工作路线》这几篇文章。

并且就这个问题联盟曾经专门商谈过并有过相关决议（这是各组织代表一致商讨确认了的内容，包括东风）：



“联合编辑部。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联盟各组织在大的理论、路线和对外斗争上基本保持一致，也有了一定联合发布的工作。关于联合编辑部的更进一步的内容建议由统一战线的XXXX（一个联合写作的机关）来贯彻。”

既然如此，东风不能够积极参与统一战线的联合写作工作，也不积极参与相关机关工作，东风频道平时也还需要其他组织的写作帮助，并且已有共同决议也已经确定（统一政治报在工作做好和有条件时这个机关自然能够创办出来），那么他们的代表突然要搞联合政治报，又有多大的可行性和现实性呢？

并且再指出一个事实：革社和公社都有自己的政治报工作，只是定位不同，但组织成员都要阅读学习的，也是用来传播鼓动的材料之一。

综上所述，东风在前言拿这一点来攻击我们，不仅是莫名其妙的，而且也是自己打自己脸和忘恩负义的。

## 2. 东风所谓的集中和统一

就这个问题联盟也曾经专门商谈过并有过相关决议（这是各组织代表一致商讨确认了的内容，包括东风）：

“联盟之间各组织工作上的统一开始做起，工作上的统一也是实质上的统一（比如XXX、XXX、XXX、XXX、XXX等等，未来还可以更多）。至于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可以放在最后。对于统一战线的统一工作，我建议也是从引导各组织进行共同的工作开始做起，把这种共同的工作作用和占比不断的提高以促进实际的统一，只要做好这一点最后我们未来达到形式上的统一就很容易。是要推动各组织之间的线上和线下工作上的逐步统一，主要先做好XX的工作统一，然后也做好XXX的工作统一。先做好实质上工作的统一，最后在做形式上和名义上的统一。在将来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们就随时选择进行形式和名义上的统一（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实质工作和能力已经可以作为党存在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是完全不急的，可以放在最为未来的时候）马列毛主义统一战线主要是为了团结真正的革命派和无产阶级往实质建党工作上发展的，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建成一个事实上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非名称上、口头上的。”

因此东风代表一开始认可先从实质工作开始统一，但突然又反悔，提出了和会议完全相反的内容，要求直接的组织统一。这种反悔和自以为是的做法是完全不尊重联盟会议所代表的各组织一致意见的，只会增加对东风的不信任。

并且我们还要指出，在这所有的统一工作中，东风只象征性的派一两个人参加了一项，是统一战线联盟相对参与最不积极的组织。但另外一方面东风却莫名其妙要求直接合并，这种做法也只会增加对东风的不信任。

因此东风突然提出的组织统一在实际上只能是对大家不负责的、不尊重实际情况的。

### 3. 总结

I 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东风不能脚踏实地的做工作，在写作等问题上也有其他组织帮助东风，在写作和其他统一战线工作上东风始终参与不积极。

II 东风代表不爱遵守各组织代表一致商谈并达成的统一意见。

III 东风代表反悔在统一会议上各组织代表公开认可过了的内容。

IV 东风代表不看重从实际的工作上推进组织统一，而是看重直接进行组织形式上的统一。

V 又由于东风这篇文章是公开给更多看的，他们没有说明这些基本情况，所以这里涉及的内容是包含强烈的欺骗性的。

## 二. “开端”的结论问题

这里C同志表达了关于融工队的初步观点：现在基本上愿意去融工的同志，都应该将其组织起来进行组织化融工。在进行组织化融工的过程中，人员一开始的觉悟和水平不高没有关系，可以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慢慢提高，我们不应该在一开拒绝那些希望融工但是水平没有达到极高的同志进行融工实践。

除此之外，如果有同志在中途希望退出，那么我们也应该利用起来组织的力量来保障起来这些同志不至于成为一个流失的力量，而应该安排其进行一些更加轻松点的工作，来继续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最后，我们还应该用组织的力量来保障起来一部分的同志可以进行8小时的工作，不至于遭受12小时的工作而没有时间进行鼓动宣传工作这些材料的编写。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融工坚持不下去的人还能继续革命工作，而不是踢出？首先，东风的路线中不是放任群众组织工作“自由”发展，而是会进行指导、考察，有些人确实不是为了革命来的，当然要踢出。其次，有些人确实是客观情况做不了，我们也不应该放弃。融工是我们当下的重点，同时，也需要人进入不同的工作领域和社会阶层。最后，我们是要去做无产阶级灌输（教育），而不是把所有的人“一刀切”地放到一个篮子里。接受了无产阶级教育的人，应当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不同的岗位发光发热。

这个说法单独看起来没有问题，我们的确需要把所有能够参与融工工作的人组织起来，把他们的力量利用起来。但它的问题就在看起来照顾了方方面面，但恰恰忘记了事物的主要矛盾，恰恰忘记了我们的主要使命。对于我国革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把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融工工作，而这种最重要的融工工作恰恰需要最有觉悟的融工同志来完成，绝不能只是因为要照顾所有人就放弃集中重要的融工力量，不能因为要组织起所有素养不够

的人就否定重点融工队的首要作用。因此我们后来提出了“主次分明、两者兼顾”路线，而东风始终坚持“只要平均”（也就是只要由一切可以融工的分子构成的，人员等各方面情况都基本相似的通过小组）。

正确的路线是，最重要的融工工作和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使命需要依靠合格革命分子构成的融工队来完成，但同时一般分子和他们所构成的融工组织（或者说平均小组）也能够分工或利用起来，两者兼顾；而东风代表是只要平均小组的。但只要平均小组的路线恰恰是完成不了这样困难的使命的，并且就完成这个使命的中期必要过程来说，这也是和发展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过程相矛盾的。这种只要平均小队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前文第一章第三段也有谈及，而相关记录在后面也有补充。

### 三. 劳动条件和人员素养问题的争论

对东风对应文段中的路线和错误观点的批判请看第一章第三段，有相关专门指出。这里只是再额外补充部分关于当时交流中的事实。

东风在文章中 12 页中“这样的陷入空谈倾向的问题在工人讲习所的开办上也出现了。我现在观察到革社的同志似乎很喜欢提出一些很好、很宏大的计划，但是落到实处要实施的时候，却又似乎难以专注于解决一些最为现实和基本的问题。——东风 C 同志”这一段之后说“对于东风 C 同志的批判，革社 T 同志并似乎没有“理解” C 同志的含义，继续进一步论述我们的融工队不是“泛左大队”（非马列毛主义左派，我们习惯称之为泛左），而是一支精兵强将构成的队伍：”然后在后面引用了一大段其他时候的聊天记录，这里的引用顺序错误了，然而东风在这里的批判我们没有“理解”。

正确的顺序是这样的（接东风原文 19 页中引用的记录）：

东风代表：

……（省略前文）

最后，我深感革社的同志有一种摊大饼的倾向，而又很难以专注于一些实际的事务。我这里说的实际的事务就比如我们融工的地点。XXXXXXXXXXXX。可是今天革社同志似乎像没有看见我的话一样又回到了XXXXXXXXXXXX这样初级的问题上来。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要去哪里，而更加应该是我们是否要去到东风同志所在地组建融工工作？这样的陷入空谈倾向的问题在工人讲习所的开办上也出现了。我现在观察到革社的同志似乎很喜欢提出一些很好、很宏大的计划，但是落到实处要实施的时候，却又似乎难以专注于解决一些最为现实和基本的问题。

革社代表：

工人讲习所的问题恰恰证明了干部的重要性，一个合格的干部能顶得上三四个泛左。况且现在的讲习所并非完全没有工作成效，讲习所的工作确实有不足，这是我们都在承认的，但他们也的确还在做，也为我们发展出了一个优秀的工人，只是他只习惯按照他的方法。如果有一些人不论别人说什么，而不太考虑大家的看法是什么，他都按照他的方法来做，请问这主要是计划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革社创作工作就一致能保持较高的质量，我们一直都有精力有意愿帮助东风的同志进行一切需要的理论斗争，我们学生小组也依然在发展。所以，这么复杂的线下能够抽象和片面的“浪漫”“吟游诗人”“摊大饼”难以专注“来判断吗？我想不行。所以，这里的区别在哪里呢？革社这几个部门之间工作效果的不同只能说明，落实一切任务和一切计划都需要人力，越是重要的任务和计划恰恰特别需要有优秀的干部基础。一切经验都恰恰教训了我们要解决工作问题要先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里既是计划，更是要解决人的问题，除非说我们已经堕落到大群那样在实践上放弃发展工人革命组织、工人的群众组织（或者说工会）了，那我们的确就可以用“这是一个宏大的不切实际的计划”的说辞而不去深入的解决他了。

如果同志想证明8小时工作制度比12小时制度有更多客观条件来发展组织，那么我们是承认的，有这样的条件自然更好，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自然可以利用起来。但这是客观条件的方面，这个可以之后商量，我完全不想现在来争论这个。人员选择和素养的问题是另外一方面的而且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尽量选择更好的条件，但如果成员惧怕坏的条件和惧怕牺牲那就一定不行，因为即使是再好的条件，要完成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的工作都一定是有牺牲的，都一定是需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的。所以如果不能接受12小时的工作制的人，我们也不相信他能在8小时工作制下能把这样重大的工作能完成了，可能6小时他都做不到；而能不怕一切劳动条件都去做这样工作的同志，他就能在一切条件下不管几个小时都能把工作做好。所以不应该把选择物质条件的问题和选择人员素养的问题混同起来，这才是错误的。……（省略后文）

而这个正确顺序下的相关前后文东风那里也有放出。读者可以看到，在这个争论的早期，我们还是尊重东风代表立场，试图说服和解决他的问题，但东风代表此时已经开始给革社代表扣许多帽子了。

而东风在12页引用的聊天记录则在这一大段聊天内容之后（中间还隔了一段革社关于具体情况的统计谈论来回应东风对所谓实际的关心，这段在东风原文的27页引用出来了）。

但我们的观点一直很明确，我们要进行的融工不是过去那种一般的融工工作，所以需要不一般的融工队和不一样的同志去完成这样的工作，因此这需要高要求，首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东风代表始终在关心次要的方面，希望通过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及靠一般成员和一般的融工队来解决问题，用组织制度的作用来素养、提一下实际情况来否定标准要求（实际上东风并不比我们了解实际情况）、用所谓的一些标准（只是这样提一下）要求来否定一开始需要极高觉悟的同志。总之，用这种种说法来模糊我们的融工使命和内容的不同性，实质上就导致我们还是要做过去的一般的融工。

因此东风13页后段中开始引用东风代表的“明天我再回复你关于你的理解的错误之处，核心在于我们当前要充分考虑到客观因素对于人员精神的磨损，还有锻炼。”前还遗漏19页、27页中革社代表的记录。因此显得这一段似乎，我们没有说什么东西，而且没有正式回复他们前面的内容。

在东风原文第 15 页，东风代表引用的革社代表记录中在多处地方删掉了重要聊天记录，导致对我们造成了重要歧义。这里全部引用出来（被删掉的用红色标记）：

革社代表：

……（省略前文，和东风引用的相同）

还有就是关于安全技术培训、马列毛主义学习和其他方面的地方，我们其实没有冲突，我并不反对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冲突，所以这一部分不用争辩。**

**还有关于东风的线下同志的情况问题，之前同志你的确谈了一些，还不多，说得较模糊。你现在说的这部分更细节了，更重要了、更有用了，我的确是现在才看到的。所以这里是弄错了。但我们还想了解更多一些。**

保障 8 小时工作制的条件和革命者能不能忍受一般甚至更恶劣的劳动条件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我也重复说很多遍。而且从实践上考虑客观条件我们也还做不到，

而且我之前尝试列出的那八点标准并不是要招神风敢死队，**这是你的看法，我认为不是。**

如果同志你认为我是在说神风敢死队，那我也没啥好说了，**说明你在一些地方带着有色眼镜在看待我发的一切内容。同志你已经给我扣了很多帽子了，比如摊大饼、喜欢提宏伟计划、浪漫色彩、超人主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神风敢死队，我也先不摘掉这个帽子。**

我就给你扣个主观主义的帽子就行了，**你认为在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用主观主义来理解我发的内容。如果你愿意把帽子给我摘了，那我也就给你摘了。**

其实解决矛盾的问题很简单，请东风的同志更详细的介绍一下你们组织起来融工的同志（比如想你刚刚说的 XX 年的融工活动并且已经组织了一个 XX 人的工人小组的同志）。东风那边一共有多少同志现在能达标那八点的，或者说经过短期培训可以达到那八点的。**我们把人的事情说清楚了，我们就把合适的人统筹起来，把有待培训的人安排起来培训，不达标准的暂不让他参与。这样做起来后，我们就可以详细的讨论地区、哪个工厂、哪个条件的之类的问题了。当然如果想要修改那个标准也可以商量，补充和细节修改之类的，但最原则性的一些内容我反对扣掉。**

说个很简单的事实我现在要去找 8 小时的工厂我可能找不到。实际上我刚刚毕业的时候也很向往着 8 小时工作制，我换了十几个工作都没遇到过，全是 996，直到我被迫彻底习惯了它。我不认为中国普遍的劳动条件已经在资本主义发展而工人运动不发展的条件下改善那个程度了。**反正融工者进厂很难不 996，除非我们学新十月，但我们肯定不能学他们，我想同志你也不想学。**

……（省略后文）

因为删减了这样的内容后，东风在引后这么评价到：“在这里，革社的 T 同志依旧是不懂什么叫用组织的力量来减少现实的困难，以至于我们的工人同志可以成为宣传员和理论家。甚至到现在还认为东风 C 同志认同那 8 点基本要求（‘这几条标准挺好的，我没有意见。嗯嗯，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东风 C 同志语’），而不是以为东风的同志认为不需要提高到‘所以这支队伍的成员一定要做到宁缺毋滥，不可靠的分子一定不要加进来... .. 包括能

忍受最残酷的劳动条件，能积极参与和带领各种各样的斗争，能完成最艰苦的组织工作，不怕警察打击和个人牺牲的。——革社 T 同志语”

并且从这一段到东风下面引用革社 X 同志的话进行评价前还有一段内容，是能反应我们当时的态度的，虽然涉及一些当时我们的秘密，但我们可以用 X 来省略掉。

革社代表：

我感觉我们这样吵得的确有点伤和气了，需要中和一下。

我看到有人说东风的群好像没了？挺严重的，是原共那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干的吧

建议尽快重建群，做好预防手段。有需要的可以找我们，我们可以帮忙写批判文章之类的，我认为有必要批判原共那些人，我之前也这么看，如果东风的同志没有精力的话，我可以帮忙写。我今天刚把革社过去所有的文章理出来，之后可以其中的一些问题投稿给东风，文章很多，这些没投过还可以投的文章可能有好几十篇，可以慢慢投。当然很多是过去写的，现在有些地方看起来存在不足，投之前我们再修改一下，然后也给你们看一下，互相商量后确定。

XXXXXX

这个链接是统一战线 XXX 的一名公社的同志写的文章，一个社评文章。我之前和他商量过，修改补充过文章一些细节内容。这个版本昨天也发给 XXX 大家看了，大家目前都没意见，这一篇现在可以投稿给东风同志们的时评频道，东风的同志可以看一下。

公社代表：

这是 X 还是 X 同志写的？

所以，如果就事实来看的话，东风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很恶毒呢？

东风原文第 17 页，“又进行了一些解释：……”后面直接接着在第 18 页开始引用的革社代表的内容其实是在此之前所发的，和这里其实是不相干关系的，这就显得似乎我们在自说自话或者没有回复他们。其实在东风代表这段话之后，还有很多重要的聊天记录被省略了，并且革社代表也专门回复了东风代表这段内容。这里引用出来

革社代表：

看来东风的同志比较关心这个，我就在这方面也再解释一下。这个精英分子的路线（L 同志的说法），我说是革命分子组成的融工队，东风的同志说是有经验的分子构成的融工队。为什么要这样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的主要目的我认为不是带新人、带出融工 2 队和 3 队或培养他们。这支革命分子的融工队的主要目前应该是迅速的发展工人革命分子、发展工厂



中的革命组织、工人组织。进而不要走过去十几年来我国左派融工的误区和陷入泥潭。因为这个融工队在厂里发展出一个工人就抵得上培养十个泛左或者说没有经验的知识分子了，因而完全不能浪费他们的主要精力去带新。这个融工队的主要力量来源在工人而不是其他。这个融工队因为要平时做各种艰难的事情所以需要由合格的革命分子组成。

至于其他的学生怎么办呢？让他们单独组一个融工队把，或者留一个半合格的革命分子去带队他们，如果我们力量够的话，让他慢慢去带领他们成长。而我们的主要队伍，一队的任务不能落下。总之要避免把两者的工作混淆在一起。

（这段话是专门回复东风 17 页后半段内容的）同志，我认为这里的内容离我们还有一些距离。职业革命家、革命分子、一般群众是完全不同的。职业革命家需要各种条件，我们目前说实话提供不了，养不起他们，而且没有可靠的人选。职业革命家是以革命为职业，拿着党的经费或无产阶级的钱为革命干活的，这样才有条件让他们不干活。这需要我们有高度的群众工作和群众组织为支撑，他们信任我们，能给我们经费，我们才有提供这样的物质条件，养个职业革命家就算以中国工厂一般收入 3000-4000 元人民币算也是需要很高的代价的。所以这和 8 小时应该不完全是一回事。另外一方面，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职业革命家，列宁这里的话显然是需要一些可靠的革命分子，所以这也要排除不达标的人。所以，物质条件和人力条件我们现在都没有，因此我们目前还发展不了职业革命家。只能先从聚集合格的革命分子开始，从让这些分子去工厂做艰难的组织工作和斗争工作，发展我们未来诞生职业革命家的物质条件和人力条件。职业革命家的大规模出现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即将成熟的表现，列宁写《怎么办》的时候已经有了彼得堡斗争协会 7 年了，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在名义上成立了（事实上还没有）。我们甚至还没有一点点工人组织工作。

所以我们应该真正的了解我们现在的条件和过去条件的细节差异，从具体情况出发。那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支由合格的革命分子的构成的队伍是多么重要了。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精英”哪算什么精英呀。只能说达到的基本的融工的门槛，有可能能进行长期的扎根的融工工作，仅此而已。

满足的以上八个条件的，只能算作合格。其他个别条件，比如理论不够，安全素养不足等等，可以适当降低要求，后面再慢慢提高。但是决不能允许明知道是动摇分子的人混进去。

.....

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东风代表对列宁怎么办的理解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之后是东风在 18 页后半段开始提及的“因为革社的同志经常向联盟提出许许多多的建议要执行，还有建设了一大堆的机构要管理：联合新闻处，国际事务部，国际翻译部，联合融工队，联合编辑部，联合学习班，以及工人运动讲习所。但是又经常无法专注于完成某一件事务，以至于东风 C 同志进行的批判：.....”

其实这里东风说得机构有相当一部分实际是不存在的，但另一部分的确存在的（但一些不是东风代表说的这个名称），但东风都没有积极参与（东风只派象征性的参与了一个机关的工作）。是其他组织在积极联合起来进行这些工作工作。虽然大多数的确是革社建议成立的

（公社也建议成立过），但都是经过其他组织当时认可的（包括东风）。因此东风代表这里的批判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主观主义的。

然后东风又开始重新讨论前面的问题了，东风原文 19 页开始引用的革社代表聊天记录中不仅没有隐关键重要的敏感信息就这样直接放了出来（这说明我们当时是信任东风的同志的），然后后面又把不敏感但是对他们不利的纪录没接着放出来。

在第 20 页“如果解决了人的问题，并把正确的人统筹起来。那么我们再谈具体的融工选择等 附属问题会好的多，而且一定会比现在解决起来更深入问题十倍。”后，还有这样一段遗漏的纪录：

革社代表 1：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同志你密切关注每个月我们的刊物就会发现，每个月的工人运动我们都有同志在专门的统计和总结。比如这是最新一期的一小部分内容：

我们收录了发生于 2023 年 10 月 13 日至 11 月 12 日期间发生的 182 起工人讨薪事件，与上月数量相比变化不大，其中超过 100 人参与的有 28 件，比上月有所增加。从地区分布来看，广东省发生了 44 件，比上月明显增加，反映出广东省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其它地区阶级矛盾的缓和。其余省份数量分别为：山西 2，山东 11，河南 8，河北 9，北京 2，天津 2，辽宁 6，黑龙江 7，吉林 4，安徽 2，江苏 12，浙江 9，上海 2，福建 2，江西 3，海南 3，云南 3，广西 6，贵州 6，四川 7，重庆 1，青海 2，新疆 4，湖南 5，湖北 3，陕西 7，甘肃 6，宁夏 2，内蒙古 2。

从有网络数据和新闻统计以来，广东省一直是我国工人运动最激烈的地方，佳士运动就爆发在这个地区。这当然要调查来源的问题来参考数据，但差距不会太大。如果要谈工人斗争，从客观来说是珠三角最显著，然后是一些重要地区。当然如果要调查每一个大地区中每一个市的工人运动大致状况我们也不是不能调查出来。综合其他方面的因素和进行融工时所需要做的选择我们也不是不能做，比如：每个工厂的罢工和群众运动历史、工厂的劳动条件、工资待遇、附件的警察力量、城郊距离、运动空间、能利用的现有地区条件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提前调查并规划清楚。但我现在不想谈这方面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解决人，谈了等于空谈。事实上我们历来写文章研究问题都是从了解事实和集体商讨出发，我们革社最重大文章和问题从来都是试图从最具体的事实出发。

就比如我们的这里的决策，就是我们内部普遍比较认可并得到过商量和过往经验和事实依据的。

革社代表 2：

广东现在的情况很奇怪

小手工业式的加工制造业主要聚集在广州市区的几个商贸中心和纺织业广场

革社代表 1：

如果我们现在还去纠结 8 小时还是 12 小时更好，我们就要真掉到泥潭去了。我们从来不想谈哪个更好，而是谈的人的问题，要首先解决人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应该先去纠结哪种条件更好，哪个地区更好、哪个厂更好；我们应该先解决哪些同志更适合，怎样的融工队能更好的完成我们的使命。解决完这个问题后，我们再去研究哪种情况、哪个地方、哪个厂更好吧，而且这也是融工队的队伍了。

革社代表 2:

大型的工厂则基本都逃离广州了

不过这个现象主要是轻工业的

珠宝行业我要是以后有空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这一段结束后才是东风原文中 18 前半段到“（二）工人运动讲习所以及人员素养问题”前所引用的革社代表继续发送的内容。

因此可以看到，东风是在故意给革社塑造一个不利形象，把革社在早期争论时信任东风代表和照顾东风的情况同革社对其他次要方面情况也有一定了解的内容给抹去了。

#### 四. 东风所谓的“融工地点的问题”

这里关于地点的谈论是拼凑起来的，有部分讨论不是一个时间段的内容，但被东风加在这里面来批了。

#### 五.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部分

东风原文第 28 页，引用的革社代表记录中“或者优先考虑他们的联合意愿，这本身就是不自觉地反民主集中制。……”漏了一个不字，原文是“或者不优先考虑他们的联合意愿，这本身就是不自觉地反民主集中制。……”

这个（要去联合融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认为在达成融工共识之前 我无法给详细调查结果。这个融工联合队伍，我认为应作为我们几个组织融合的契机，不然到时候各个组织只是名义上的联合起来了，但是形式和内容上都没有完成融合。不同的领导绝对会导致重大的问题。

嗯嗯，这个总结我认为是可以的（关于融工分歧的总结？）。但是这里面缺乏了一个组织架构建设的指导方案。这是目前我认为东风这边跟革社这边可能存在的分歧点：民主集中制。我们认为融工队伍的组织建设需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我认为革社比较认同集中的集中制，或者说没有选举的集中制。我们当前已经通过组织纲领和章程是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这一段内容中也可以暴露出东风自己已经有了独自の纲领和章程了，但是大家当时并没在意这一点。因为统一战线联盟也有共同的纲领。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因为这个纲领问题也是公社和革社要求开除东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作为联盟组织应该完全遵循当时各组织共同认可的纲领，而东风违背当时认可的纲领并私底下搞了新的。

东风原文 34 页“主要的通过各真正去融工的同志之间的辩论，切断具体的融工组织方法和路线吗？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比融工的同志更有发言权，更聪明，更具有‘天然的领导权’吗？”切断应为“确定”，并且在这后面漏了一段“有任何理阻碍，不对，应该说有任何理由不积极的促进各融工同志直间的联系和合作吗？”

从 34 页到 35 页，东风引用了许多他们代表当时对民主集中制问题的看法，把不同时期集中起来了，但没有公布革社的重要回复。事实上，东风代表在这里提的内容大多是在虚空打靶，比如“集中的集中制”、等等，并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发难，给革社戴上了许多不存在的观点进行批驳。东风代表在此时也开始回避了争论中心的融工队问题。因此这里把这一时期革社同志针对回复的重要内容发出来。

革社代表 A:

东风的代表已经在联盟委员会中公开指责革社为修正主义了。而其理由就是所谓的民主。结果我发现这位代表对民主的阶级性和内容都一无所知。

问题是这位东风的代表根本不理解无产阶级民主是为了什么，这种民主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又是什么，到了东风代表那里，民主已经基本只剩下抽象的投票选举了。我根据这点指出他对民主的目的和必要性的认识还不如四百年前的英国学者，因为连他都知道“广泛投票选举制度存在的理由是选举人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集团的选民互不信任，为了最求社会的最大程度和谐与福祉才要秘密投票，推举多数当权”

然后东风代表就一直在虚空打靶或者当复读机，一个对民主理解极差的人，在这里指责我们不搞民主，还根据这点说我们是修正主义。我无法理解，只要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就足够了

我们先要去融工的人，我们现在写作的人，我们现在搞组织联络工作的人在他们的位置上既不是靠委任，也不是靠投票  
而是能力担当，大家又在政治上和能力上（相互）认可，所以才在其位置上的

在这里空谈民主和委任，其实就是在谈过家家。本质上就是东风代表对于民主只有一个抽象的感性认识，搞不清楚民主是具体的，是服务于一定目的的，而这个目的不一定得靠抽象的选举，投票选举也不是民主的全部，甚至不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核心和前提。

革社代表 B: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争论丝毫不影响各线上组织要不要把融工力量结合起来这个问题。线上各组织的观点并不能完全代表线下各融工同志的观点。纠结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只会帮助 Chris 同志回避以上那个最紧要的问题。

革社代表 A:

对。但是同志如果这样说的话，Chris 同志马上就会批判你试图让联合融工队独立于三大组织，实际上他们只是独立于线上组织罢了，他们的人也可以选举或者被委托进入委员会，因为在我们这里，网络只是交流工具罢了。我们都是干实事的人，委员会依旧是保持决定权，各组织依旧是各组织，没有人会独立。

革社代表 B:

问题不在于线下领导线上，还是线上领导线下。问题是必须有觉悟的，优秀的，有能力的，被大家认可的同志来领导不够觉悟或总的来说较差的同志。

我当时发“想要靠线上的组织在具体工作方面领导线下融工组织，这在实践方面有多少可行性”这句话时，就有意识到强调“具体工作方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实践经验的话，想要在具体工作方面起领导作用是不现实的。但总的路线性的领导，显然目前还是全都在一线上各组织。

我发那句话时，就有意识的避免引起融工队完全独立的误会。

但完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但不是特别远的未来)，总的领导力量会越来越偏重于线下，因为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同志转到线下进行工作。而优秀的同志领导不够觉悟的同志，正应该如此。线上工作将会并且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成主要的服务于线下工作的部门。

.....

革社代表 C:

东风的 XX 转述的不是我的观点，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什么集中的集中制，什么只要委任，什么个人独裁，我和革社其他同志从来没有这样的观点。我相信这里看完前面双方所有内容的同志都会明白我的系统观点是什么。

其次关于 C 利用这一点来抹黑我、并且污蔑革社，我想这一点其他革社的同志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并且关于民主集中的争论现在已经成为了 C 同志用来阻碍推动线下工作的理由了。

如果要我系统性的总结一下 C 的观点。那就是要保证东风对线下组织的绝对领导作用，不允许搞重点小组、只允许搞平均小组（因此甚至排斥两种方法兼顾和区分的提法），要规定线下组织的具体架构、联合融工队最好在东风人员聚集地附近，还要把 C 同志所理解的那种民主集中制当作无条件的原则。



并且我们也要指出东风屡次事实上的违反联盟现存的民主集中制的地方，但东风没有指出这些内容：

公社代表：

没记错的话，这是上上次统一战线联盟会议的决议内容

9. 联合编辑部

11. 融工队

从决议 9 来看，三方组织都没有反对联合编辑部的合作计划。同志你的指责无道理。而且，反而是东风未参与联合写作才对，应该是我来问东风为什么不执行决议，不是反过来。

从决议 11 看，东风显然应该支持筹备建立融工队伍，拟定队伍人员名单，但是现在同志你又反对做这件事，我认为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度的。

.....

革社代表：

都说东风的同志是喜欢民主集中制的，可当东风的同志成为少数派的时候

.....

再然后，我们一直强调既然在组织架构上两个组织之间存在分歧，为什么不用等额选举的形式，让联盟的三方来民主集中一下呢？看看实际融工的同志是搞你们那套民主集中制，还是我们这套建立在同志间的信任之上的集中制。

而且，究竟是革社一方在反方面造谣攻击东风，还是东风的代表发言过于离谱，以至于你们成为了联盟里的事实上的少数派呢？

.....

联盟的下一次会议会到这周日下午两点举行，到时候各组代表是等额参与，我们看看究竟是先建立联合政治报重要，还是建立联合融工队重要，我们用你们最喜欢的民主集中制的投票方式

.....

如果你们还尊重你们主张的民主集中制的话，你们务必要说服他们，因为民主集中制里有一句话叫少数服从多数的

.....

公社代表：

1. 在本次分歧解决之前，公社代表绝不会与东风代表见面
2. 当前分歧的存在是很清楚的，把分歧放到线下开会讨论决定，不过是变了讨论形式，并拖延了解决此问题的日期。
3. 目前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就是两条路线的分歧。东风内目前采取的“民主集中”不过是把分歧搁置，把组织搞成思想不统一、不真正紧密的大杂烩。我们认为这样的“民主集中”是泛左翼的，是逃避思想斗争，甚至利用制度来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



.....

革社代表：

东风的代表自己发明了一个集中集中制的提法，认为我们就是这个观念。然后又莫名其妙的一会说这是我说的，一会说这是 X 同志（另一个革社同志）说的。如果谈比较而言，就现在展现出的情况而言，我不认为东风比革社民主集中，但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民主集中制的，我们也不认为东风是。东风的代表一边说要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则，要民主集中的制度，然后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执行着委任制，C 和小明都承认了这件事；从事实看起来东风是更依赖委任的，如果你问我们其他同志，革社一定不存在像东风一样此普遍的情况。我们革社所有重大决策全是基本一致的观点，并且经过足够讨论的。但很奇怪的是东风就是认为我们不民主，认为我是绝对的反民主，革社是没有民主的，他们是更代表民主集中的。然后又要说我们二极管，难道不是东风自己二极管吗？我们要求实行一下你们自己说民主集中的时候，只是要求自己选举一下代表、要求东风少数服从多数，结果马上就不能实行了，倒退了三千里。

说什么要把融工队变成新的组织、反对联合、反对民主集中制、维持手工业小组模式，这些不都是 C 自己脑海中编造出来的对我们看法吗？这个做法难道不和大群的老管理一样吗？习惯性的污蔑造谣和虚空打靶

挑起这些不存在的问题方面的争论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现在看来挑起这些问题的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的。

.....

公社代表：

现在要么在联盟内按照民主集中的方式，东风少数服从多，不服从即东风离开联盟。要么由联盟多数向东风全体成员传达此次分歧的内容，由东风全体决定：是承认并执行融工之首要性，还是选择不承认、不执行并离开联盟。

.....

革社代表：

你们口中的民主集中，在这里不过是权力的民主集中，而不是实际工作的民主集中，你们的民主集中是要实际工作为你们的权力集中服务的

.....

总之，就算要谈什么合并，如果在半个月前我还有对东风很信任，如果能把工作上的合作做好后也不是什么问题（任何时候我都不认为合并是无条件的）。但现在至少我是完全不信任东风的代表的，我相信革社其他同志也很难信任东风的这两位代表了。我也要重新考虑一下东风分裂时分裂成员的说辞的可靠性。现在东风代表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民主集中制只是幌子或手段，要直接合并组织才是目的。

.....

事实上东风不比我们民主，但认为自己很民主。我们自己觉得不够民主称不上历史上的民主集中制，现在发展不成那种形态这很难理解吗？结果东风连少数服从多数都做不到，我们历次会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 六. 39 页的截图问题

什么指挥部搬到国外那纯粹是东风对革社代表意见的曲解，并且当时第一时间革社代表就进行了专门的回复。并且从所有目前所有革社代表的一致意见来看，这也是不支持所谓的海外指挥的。

革社 X:

最后我们不把线下组织看作什么被我们线上指挥的部门。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把未来计划中的海外编辑部的工作当作什么海外指挥部，我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这不是我们看法。海外编辑部主要是编辑工作，它不应该有什么指挥作用，特别是对线下工作来说。

并且东风显然漏掉了截图中当时东风代表的发言。

东风 X:

然后我最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逐渐认同你们讲到的把总部搬到海外的方法，在当前没有武力保护的赤区情况下，这么做是完全合理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加入总部的人应该要有一部分在国内进行工作的人员才行。这个比例可以一半一半，也可以国外的多一些，国内的少一些

革社 X:

负责最敏感的统筹工作和编辑工作的同志们去国外就行。总的来说，我们未来肯定是需要绝大部分同志都在国内，然后国内的大部分同志都在线下

但是，现在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阶段还是很初级的。大部分都集中在线上，既没有海外部门也没有足够的线下工作。但我们肯定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显然根据这个对话可以发现革社成员和东风成员的观点是稍有不同的，革社的同志此时指正了东风的说法，但东风后来却以此作为攻击，这是没有理由的。

并且在争论时期还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东风代表的提法是和革社路线和所有代表看法所矛盾的，并且革社的许多成员也是要参与融工的，这两个事实甚至从东风原文中的引用中就可以看出来。但东风既不完整放出截图里相关的完整记录，也不放出争论时革社代表当面回应时的记录，也不专门指出两个事实。因此，东风代表是故意要歪曲革社代表的意思。

并且我们并没有“反过来指责东风把互联网当工具，重点在线上的情况”，应该是我们应该把互联网当作一个工具，而是要指出坚持东风线上领导线下的错误。

并且革社也有其他同志说明了类似观点：

革社代表 S：

然后又说“革社的指挥部搬去国外的理念，这又有线上与线下割裂的成分在里面。”

首先，革社的实际组织核心是要搬到实际组织工作者团队那里去而不是海外

其次，你这里大谈特谈“线上与线下割裂”看似很中立

实际上就是要维护既有的线上组织把握一切的情况

## 七.更改代表人组织的做法

东风原文引用的聊天记录中，多次出现把发言人组织给更改的情况。

比如东风原文第 40 页中，“革社 L”的发言，其实是公社一位代表同志的发言，并不是革社代表的言论。并且还漏了最后面的一句話，“因此，我只能把同志你说出此话理解为：你还是在为个人、为个人的小团体考虑，而不是为革命考虑”

而且这位公社同志在后面还有一段比较重要的话，东风没有引出。

公社代表：

另外我还要再把问题倒回去一次：要让融工的同志八小时、并提供薪资补偿，这个脱离实际的、明显错误的离谱的观点，C 同志（东风代表的简称）为何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怎么会提出它？

同志你面对这个问题，一开始说认为我没理解你在谈什么因此未回复。

后来又说你们线下工作的人员在增多、可以安排一些同志去做高薪工作并收取组织经费。

我就想问：

即便按照你收取组织经费的方法来做，是不是依然只能达到极少数同志八小时，而非能做到融工的同志都是八小时。

即便按照安排一些同志去做高薪工作，这些同志的安全性怎么保障？

这当中细节的问题实在太多，所以，即便要这样做，那也是在融工队成熟后才能支撑起，而不是在一开始就要提出此种方案的。

鉴于同志你不合适的提出时间，以及总是不真正正面回应，我只好也做一些不好的脑补：恐怕同志你要的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

很抱歉，我想象不到它和实际的革命工作有什么关系。

44 页的革社 Z 其实是一个公社同志的发言。

54 页的革社 Z 其实是一个公社同志的发言。

## 八. 东风代表小明的问题

东风代表小明曾是引起东风一次分裂的导火索，此人曾经提交过有许多疑点的融工报告，引起了其他同志的怀疑。这个人对于统一战线各组织来说有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当时东风内部其他的一些同志和其他组织的同志认为这人很有可能是警察的间谍。而革社的同志们凭既有信息判断这人可能放卫星夸大了个人经历，而警察特务几率更小。最后事实证明的确是如革社当时所判断的那样，小明放了卫星，他自己当时也承认了这一点。

因此小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曾经极不诚实而放卫星夸大个人经历的人，一个爱吹牛曾引起东风组织分裂的人，一个有着许多安全风险的人。对于这样的人，革社和公社的同志们都抱有警惕。但东风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直接把这人安排为了他们的代表进来参与共同交流，东风也把这样的人当作了其重要的融工工作成员和代表（我们之前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在提前不知道这个人是小明的情况下，公社和革社与这个同志进行了交流。从一开始认为他是一个有待沟通和争取的工人同志，到后来通过交流发现他是有着种种问题和严重错误的人，到后来通过东风找公社同志的私下交流中透露出这个人就是之前的小明。

在交流中，这个人积极宣传错误的政治报路线和对民主集中的错误理解，并且他完全不能理解其他同志的话语，爱自说自话、自以为是、指桑骂槐（因为在后来引起了革社和公社同志的反击），以前经常前后不一、没有原则的突然彻底转变立场和观点来攻击其他同志。当有人指出他就是小明后，他就不再说话了。而问题是，这样的人在东风居然被非常的看重和维护，东风其他代表公然支持他的做法，并帮助他来攻击其他同志。

小明爱自说自话和逃避问题（强调政治报的作用）：

省略前文（一大段关于政治报和民主集中制的争论）

东风小明：

1. 各个组织通过民主（少数服从多数）选举产生组织代表。
2. 通过各个代表建立政治报编辑部，团结在全国政治报周围
3. 编辑部的各个代表发布读书会，号召组员和外围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知识。

公社代表：

1. 我可以直接下结论，公社同志肯定是支持我的，我能代表他们的意见，甚至，在公社搞选举，谁能被选上，谁不能，我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一锤定音的作用。同志你在东风有达到这个代表性吗？
2. 编辑部问题，我们做写作小组时东风的同志在哪里呢？在设计制度接下来我还会再增加向革社同志学习的人员，你们的人在哪里？
3. 读书会我们就在做，不仅线上做，线下也在做。就在昨天，一些同已经在线下组织起二十人的读书会活动。

在以上三点，我不知道公社和革社哪里做的不如东风。

革社的选举，是在线下进行的，甚至在线下会议中还拟出了详实的路线纲领。我看不到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哪里不民主，公社同样。反观东风的同志，一边做的可以说还不如我们，一边却要拿起这些东西将我们砸倒。我想不通，“修正主义”是怎么能说出来的。我希望XX同志（指小明）拿出成果、拿出行动来砸倒我们，使我们拜服，而不是拿出倡议的空谈

东风小明：

列宁说：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 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 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 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 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 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 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 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 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单是 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向报纸提供材料和正常地发行报纸 ——就迫使我们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 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经常按时执行全国性工作中 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一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这种代 办员网

[注：自然，这样的代办员只有在同我们党的各地的委员会（团体、小组）密切 联系的条件 下，才能有成效地进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我们所拟订的整个计划，当然也 只有在各地的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才能实现。这些委员会在党的统一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 措施，我们相信它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能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争取到这个统一。] 将 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其规模之大使它能够 遍布全国各地；其广

泛性和多样性使它能够实行严密而精细的分 工；其坚定性使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 都能始终不渝地进行 自己的工作；其灵活性使它善于一方面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集中全部力量于一点的时候避免同他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他最难料到的地点和时间攻其不 备。今天我们面临的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支持在大城市的 街头游行示威的学生。明天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困难的任务，例如， 支持某个地区的失业工人的运动。后天我们就必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革命的姿态参加农民的暴动。今天我们必须利用政府向地方 自治机关进攻所造成的紧张的政治形势。明天我们就必须支持人民 反对沙皇的某个凶恶的走狗的骚动，帮助人民用抵制、抨击、游行 示威等等方法来教训他，使他不得不作公开的让步。只有靠正规军 经常活动才能使战斗准备达到这种程度。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 来办共同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 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 党的政治领袖，这些领袖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出进行决战的口号并且领导这个决战。

公社代表：

这个文本，在东风成立之前我就学习过了  
革社的同志必然也是熟悉的  
麻烦同志你不要再复读了

革社代表 1：

我三年前就读过了  
同志莫再自我介绍

东风小明：

读得滚瓜烂熟，但是实际上还是在违背着列宁主义路线的行动  
否认全国政治报的作用

公社代表：

我就想问，在实际行动上，到底是哪一方没有积极参与联合办报  
统一战线 XXX 的存在同志你不知道吗？  
东风的人员参与了吗？

革社代表 1：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在各个主要工业城市构建了一定数量的、哪怕是最初步的工人小组  
以革社和公社现有的理论储备马上就能拉出一批理论家队伍和宣传员来办全国政治报

东风小明：

成果要拿多少向你们炫耀呢？我看没有必要  
要说成果的话，我 XX 年就因为维护 XX 讨薪被抓入派出所殴打

革社代表 1：

我们说东，你扯西  
我们在说政治报的事，你在讲啥？



革社代表 2:

这里面因为工人事业进过派出所的人可不止你

公社代表:

另外我现在要发一个截图

XX

没记错的话，这是上上次统一战线联盟会议的决议内容:

9. 联合编辑部

11. 融工队

从决议 9 来看，三方组织都没有反对联合编辑部的合作计划。同志你的指责无道理。而且，反而是东风未参与联合写作才对，应该是我来问东风为什么不执行决议，不是反过来。

从决议 11 看，东风显然应该支持筹备建立融工队伍，拟定队伍人员名单，但是现在同志你又反对做这件事，我认为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度的。

公社如何履行联盟组织的义务，我再对近期的工作做个汇报

革社代表 3:

我还是希望一十二同志在继续你的复读之前，能首先回答我的问题

东风是否还在对联盟负责

革社代表 1:

革社也会尽快公布

之后公社和革社的同志简要报告了各自近期的联盟工作

可以看到小明基本在自说自话，对于其他同志对重要问题回复和专门质问他们不回复，当力量争论发展到实际执行上的时候就无能为力，然后继续展开新的话题或通过复读来攻击革社和公社。

第二天又是如此:

东风小明:

澄清事实和我们的斗争介绍

1. 我的发言绝不代表东风，只不过是东风跟我们站在一起，让各位先生认为我们代表东风。
2. 我们工人小组看见这个分歧后并不是站在联委的“大多数”上，而是愤怒地站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反击拥护小组的马尔托夫分裂事实。
3. 我们小组通过不断地战斗，在各路线的斗争中都能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击一切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粉碎机会主义对工人的蛊惑宣传，战胜“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打倒渗透入革命组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虽然我们现在属于少数且核心成员仅 X 位，但是我们的立场绝对能获得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因为我们的每一次组织斗争的过程和结果都会跟工人们讲，所以工人们会支持我们的斗争，每一次的组织斗争中都是触目惊心的夺权斗争，要么是无产阶级的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获得胜利，机会主义分子全部斗退出，中立和犹豫分子要写检讨，要么是机会主义分子以阴谋诡计把我们革命知识分子打进监狱和恐吓我们闭嘴，然后自己占领舆论，跟着政府导向肆意污蔑我们。

公社同志：

我提议，东风的代表在下次联盟会议中，要详细说明东风当前的工作路线。革社的同志昨晚已发起投票要求东风公布近期制定的纲领（这里指东风不遵守联盟纲领而搞自己的独立纲领），尽管这个投票并不正式，但已经是联盟的多数意见，若东风不打算一票否决此事，请在下次会议时公布纲领。

答非所问了（指前面东风代表的发言）。我需要东风的代表明确答复：东风认为当前最紧要的工作还是融工吗？是否应以建设融工队伍为核心工作？请回答是或否

XX 同志（东风另一位代表）说目前最紧要的是建设民主集中制，X 同志（小明）说当前最紧要的是办全华政治报。由此来看，现在不要说让东风回答到底是不是融工最紧要——东风内部甚至都已经达不成共识了

……（省略一大段其他公社和革社同志的反击）

革社同志：

一十二同志不要答非所问和提出一些离题千里的内容。

这里只是要求东风回应融工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积极参与现实中联盟一致的工作（而不是沉迷口头上和制度上的设计）、以及真正的能尊重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有很多还是过去一致同意了的内容）。

东风小明：

我们知识分子早就在一年时就从融工过来，我们现在深知全国政治报的威力和需求，我们现在在工厂里面跟资产阶级做战斗脱不开身，所以我们才到各个左派联盟寻求力量帮助我们办起一个全国政治报，现在你们还要走我们的老路，到时候要是在路线斗争之中一部分人坚持正确的马列毛主义我们会支持，但是在我们的斗争历程中，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坚定的组织，那么我们的战斗小组早就在 XXX 年被某些机会主义分子阴谋倾覆，不复存在了。

革社同志 2：

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否认需要政治报，没有任何一个人否认要办政治报。但我们这里除了你，都认为现在还有比政治报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都认为没有线下工作，这个政治报根本就不能算我们所说的那种政治报。

你反复咀嚼的真理就是，需要政治报，我们都去搞政治报吧。这个政治报究竟应该如何来？你考虑过吗？

把东风，革社，公社的编辑力量集合起来就是政治报吗？如果政治报这么简单，还需要我们去奋斗吗？

你反复咀嚼的真理是：必须有政治报才能全面的政治灌输和教育，才能全面的宣传和揭露等这些群里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列宁主义的语句。我们说：现在没有政治报的基础。没有和工人阶级的联系，我们的宣传和揭露根本就到不了工人那里。没有工人和各真正的实际工作者的支持，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无法反映工人阶级的需要和意识。我们始终认为，政治报是个结果，是实际的线下工作产生了政治报而不是相反。

我们说，实际的线下工作产生了合格的政治报，并且政治报会反过来起到全面的教育和揭露，以及宣传的作用，也就是反过来促进线下的工作。但同志的意思看来，是政治报决定了线下的工作。同志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是认真阅读后才回答的，但同志有没有认真阅读过我们的话？

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比如没有和工人阶级的联系政治报根本就到不了工人那里，比如现在的政治报不能帮助我们产生线下组织，比如政治报现在根本就没人看，比如政治报应该如何创办，同志为什么不直接回应这些问题？！

这个小明还经常改变观点和罔顾事实，比如他之前还非常坚持搞全国政治报工作而和其他同志争论，当其他同志说明政治报和实际工人工作的联系以及工人工作的首要性时，他完全反对我们。而后又突然跑到需要工人工作，来抨击我们了。

### 前情提要(合并了部分间断聊天):

革社代表:

我前面已经说了，在俄国，特别是列宁同志在写怎么办的时候，政治报是一个能够将各既存的党组织和工人组织像一个骨架或者脚手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起来的特殊的报纸。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我国革命所处的现阶段，没有实实在在的工人组织各革命组织（差不多相当于他们的党组织），现在更紧要的是去建立这样的组织，否则即使我们的政治报建立的起来，也没有工人看，也到不了工人那里。

这个观点我们在前面表达了很多次，而东风代表进行了多次争论。东风小明是反对的，并且不断复读、不断逃避实际情况和实际相关工作的争论。

然而仅过了一天:

东风小明:

我们没有人要否认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报的必要性，重要的是谁来把政治报发到产业工人手中，列宁主义的“学者”先生们“忘记”了无论是政治报还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协会，都回避不开的一点是要有人把火星报或政治、经济鼓动“灌输”到千千万万产业工人脑中去。而不是单单在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都看不到外网就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治报”。

公社代表:

所以你要说什么？

革社代表 1:

你到底想表述什么？

东风小明:

我们前面可没有否认过全国政治报的建设，倒是社革有人已经反对建设政治报了  
认为现在当急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无限分裂的融工小组

革社代表 2：  
？莫名其妙

革社代表 1：  
哦，原来我们的联合就是无限分裂  
到底是谁在分裂呢？

我们反对在没有足够的线下小组的情况下，就冒然的建立一个没有受众的全俄政治报，认为这个建报的任务要建立在足够的线下组织的建设上，到你们这里就变成了否定建立政治报了

革社代表 2：  
还有必要再和他争辩吗？  
确实浪费口舌，他是故意要对着干  
还把我们之前的观点剽窃了三分之一用来反对我们，你看他现在说“重要的是谁来把政治报发到产业工人手中”了

东风小明：  
现在到底是谁想吞并谁？我们一有点反对的声音，你们几个就过来围殴我们，反倒是我们以客观论述经过时，你们又说我们在威压你们。

革社代表 1：  
我们从没有提过要求从组织上合并的提议，我们一直要求是从线下工作的合作开始进行组织之间的融合，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在吞并呢  
你们有反对意见，得到了除了你们之外的其他人的一致反对，你们不去思考一下你们提出来的东西是否是正确合理的，只是一味的指责我们在攻击你们的意见  
难道别人越攻击你，你就越正确吗？  
你们一直在用你们的客观经验来论述你们的观点，那问题是，难道革社和东风就没有你们的那些客观经验吗，结合我们的客观经验，认为你们的观点是有问题的，难道不允许我们也反对一下你们的反对吗？  
你现在说的话，和你们前几天发的文章就是分歧的，这是很明摆的了  
说我们在臆造东风在内部观点上有分裂，又怎么会一会儿高呼全华政治报的到来，一会儿认为要先有把全华政治报送到工人阶级手上的组织根基呢？

公社代表：  
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了  
现在要么在联盟内按照民主集中的方式，东风少数服从多，不服从即东风离开联盟。要么由联盟多数向东风全体成员传达此次分歧的内容，由东风全体决定：是承认并执行融工之首要性，还是选择不承认、不执行并离开联盟。  
甚至，昨天他还不认同“没有工人代办员就没法使政治报发挥作用”，今天又拿出这个观点不知道要说什么

根据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这个小明是一个彻底的机会主义者，不仅理论、路线错误而且完全没有原则。而东风其他代表选择维护这个机会主义者，这表明东风现在就被这样的机会主义所深刻的影响着。

### 东风其他代表：

我非常清楚，我极为支持一十二同志的言论，XX同志（小明）的观点就是我们的管带你（这里应该是要说观点）

## 九. 所谓分裂的源头

东风说，“本次分裂的源头便是在于要成立联盟的联合融工队。”这是事实，但还不全面。融工问题的确是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主要来说是由于融工路线基本不同所导致的。但导致分裂的所有因素中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因素，所有重要因素大致有这些：东风现在的机会主义路线、东风代表的机会主义行径、东风违反联盟纲领、东风不对其他联盟组织负责（小明等问题）、东风拒绝检讨自身问题、东风不积极参与联盟工作。

并且我们也给了东风充足改正机会，但东风拒绝了其他组织对东风留在联盟的基本要求，通过代表会议确定了东风自己退出联盟的情况。因此对于统一战线联盟来说，东风在理论上、路线上、行动上都是机会主义和制造分裂的一方。

### 东风退出联盟的那一次联盟会议要求：

1. 由于“一票否决权”的模糊性及滥用的可能，原有议题已无法推进，因此现须对一票否决权的使用做出讨论并给予合理限制。
2. 审议东风的两份检讨
  - 1) 鉴于东风近期表现出的路线与联盟纲领明显违背，请东风代表解释对联盟当前纲领的认识，并做出不认同纲领又长期不说明的检讨。
  - 2) 由于东风未经联盟同意即将此前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的“小明”作为代表派入联盟，请东风代表给出检讨。
3. 修改联盟纲领。
4. 关于到XXX组织加入联盟。
5. 在新纲领、新一票否决权规定下，决议东风去留的问题。

## 十. 东风原文所谓的附录阴谋诡计

“既然大家谈的是公事，那就不应该去私聊，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在台面上公开的说。而针对议题，几位同志对东风成员进行了私聊和拉拢。这难道不是把东风看作敌人的行为吗？”如果东风的代表突然的反对联盟正确路线、甚至改换原有的立场和观点、大搞机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应该联系其他东风同志了解情况和帮助解决问题呢？东风之前因此分裂了一次。

东风一边这样指责说道，但实际上他们的代表才是更爱做这种活动的人。在整个统一战线联盟内部争议时期，东风的“浪里白面条”（疑似东风代表）等人还在东风群里大肆污蔑革社，革社和公社的同志当时可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另一边，东风抛开联盟会议，私下想见公社的代表，甚至想和公社直接进行合并，但被公社的同志拒绝并在联盟中指出了这件事。足以说明其虚伪。

而东风所谓的“东风居然用我们的观点反对我们！”，实际上我们想说的并不只是观点本身的问题，也没有说过《“列宁主义”还是“取消主义”》是什么抄袭，而是东风代表和自己的同志之间观点对立，以及东风代表彻底改变观点及观点所代表的立场的问题。东风代表突然的改换到立场，部分采用了之前别人正确反对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反对别人，并且用别人正确观点调和进他们的错误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而东风代表这样提问题，实际上是缩小了问题，是用来掩盖自己机会主义行径栽赃他人的提法。而我们在本文第四章第一段有更多揭露。

最后，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前文都有专门论述，请读者自行查看。